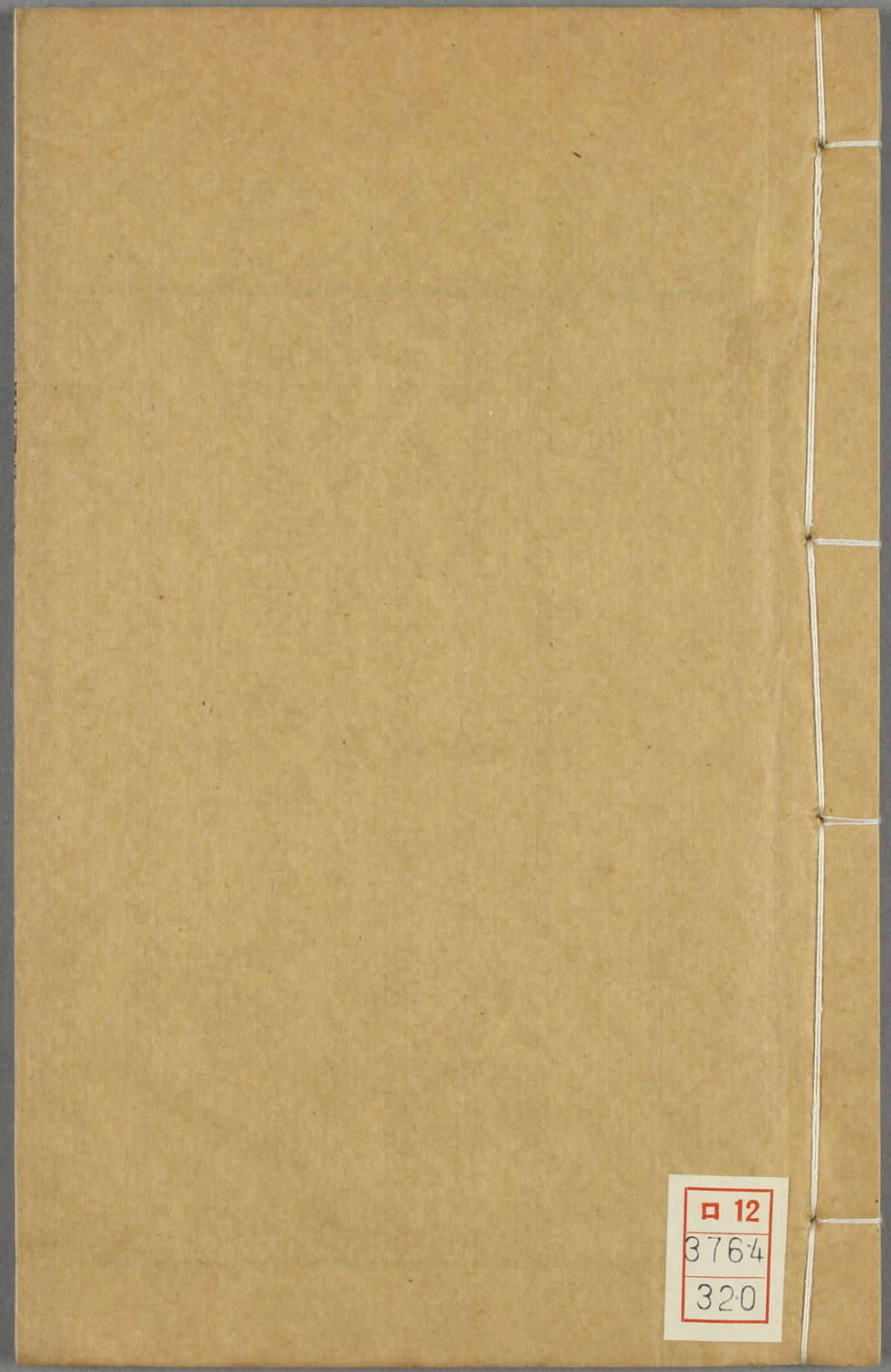




□ 12
3764
320

D12
3764
320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四百二十八

南菁書院

慈谿林頤山晉霞著

經述一

釋井田一

漢書溝洫志變史記河渠爲溝洫而文選吳都賦四野畛畷劉淵林注云舊井田間有徑有畛漢魏時井田之制雖亡其溝洫徑畛容或有存者鄭君注周禮又得據目驗而知自賈疏誤解鄭注乃分遂人溝洫爲夏貢溝洫法小司徒匠人溝洫爲殷助井田法後儒欲求其法不可得遂至竄改鄭注而人自爲說家自爲書悉紕繆而難以究詰蓋鄭君匠人注以爲夏用貢法殷用助法周徹卽通用夏貢殷助法夏殷周貢助有遷改井田之溝洫斷不可以遷改後儒執賈疏之成見猶謂井田自井田溝

91-353

洫自溝洫造都鄙則變爲井田制鄉遂則變爲溝洫果如其說
則殷人七十而助胥天下而界以井田周之繼殷王畿之鄉遂
例於諸侯之都鄙舉一切五溝五涂最大者廣深十餘尺最多
者縱橫千萬行乃無故而墐之塞之易一地而仍復疏之澮之
豈有制禮如周公而勞民傷財興此無益之大役直較暴秦閉
阡陌而不如矣其誤一通典食貨三昔黃帝始經土設井唯有
此說而古籍無徵若依小司徒鄭注義則井田斷自夏禹於論
語泰伯禹盡力乎溝洫集解引包注據匠人井田法以解禹時
溝洫書皐陶謨濬畎澮距川史記夏本紀集解引鄭注約匠人
井田法以解禹時畎澮川詩小雅信南山維禹甸之鄭箋以禹
甸爲六十四井左哀元年傳夏少康有田一成有衆一旅一

徒鄭注引左傳以爲井牧之法書禹貢厥賦惟上上錯此云賦
者指夏之貢法言正義引鄭注又有一井上上出九夫稅云云
明是夏禹以井田制貢法而井田法外別無溝洫法當夏禹時
始制貢法既用井田法則周禮鄉遂乃用夏貢法何獨不可用
井田法而必別用溝洫法以改井田之舊乎其誤二小司徒鄭
注采地制井田異於鄉遂匠人鄭注采地制井田異於鄉遂及
公邑所異者采地用殷助法有公田計井授田鄭注必舉井田
言鄉遂用夏貢法無公田計夫家以授田遂人鄭注自毋庸舉
井田言亦未嘗以井田法與溝洫法並言且遂人鄭注遂廣深
各二尺溝倍之洫倍溝廣二尋深二仞既是約匠人井田法
匠人注遂上亦有徑亦即遂人所云遂上有徑者又遂人鄭注

都之野涂既是小司徒都鄙制井田法小司徒注立其五溝五
塗之界亦卽遂人所云夫間有遂遂上有徑等五溝五涂者設
井田法外別有溝洫法鄭注不應誤合爲一法則賈疏顯與鄭
注相背矣遂人鄭注遂從溝橫洫從澮橫與匠人井田法互相
發明賈疏乃云井田法溝澮稀少溝洫法溝澮稠多詎知步晦
限以定制溝澮稠多有何餘地之可容耶又遂人鄭注九而方
一同井田法九夫爲井凡遂溝洫澮悉御以九賈疏乃云十溝
十洫九澮詎知古者積算之數皆用整以御畸零亦何得忽焉
而用十又忽焉而用九遂人鄭注九澮而川周其外井田法一
同九澮三萬二千四百夫治澮匠人賈疏乃云溝洫法九九八
十一澮詎知九澮猶須三萬二千四百夫治之而九九八十一

澮雖極一同九萬夫竭作不出田稅以治澮亦仍不足其九倍
之數其誤三賈疏申鄭注既有此三誤而益信匠人鄭注所云
夏貢殷助周徹其井田之制歷夏殷周而未有遷改故雖注引
孟子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所以
五十七十百畝異制者未詳解詁猶幸書禹貢正義引鄭注佚
文云賦之差一井上上出九夫稅下下出一夫稅通率九州一
井稅五夫又王制正義引作一井上上出九夫稅上中出八夫
稅上下出七夫稅中上出六夫稅中中出五夫稅中下出四夫
稅下上出三夫稅下中出二夫稅下下出一夫稅惟少通率九
州一井稅五夫一句由是推之夏后氏通率九州一井稅五夫
稅十畝五夫稅五十畝故曰五十而貢殷人通率九州一井

稅七夫夫稅十畝七夫稅七十畝故曰七十而助周人通用夏
貢殷助法若用貢法無公田九家同井則墾田數少用助法有
公田八家同井則墾田數多因無通率之可言而單就一夫受
田百畝言故曰百畝而徹其故由於夏禹時水土初平民數稀
少開墾田畝之數亦少殷以後民數漸多開墾田畝之數亦多
試以夏貢殷助開墾田畝核其戶口實數乃置夏貢通率一井
所稅五十畝以九家乘之八家除之得所稅田五十六畝二五
爲設言夏用助法之數與殷相較其差若七十畝與五十六畝
二五又置殷助通率一井所稅七十畝以八家乘之九家除之
得所稅田六十二畝二三有奇爲設言殷用貢法之數與夏相
較其差若五十畝與六十二畝二三有奇續漢郡國志劉注引帝
王世紀禹平水土爲九州其時九州之地凡二千四百三十萬
八千二十四頃定墾者九百二十萬八千二十四頃不墾者千
五百萬二千頃民口千三百五十五萬三千九百二十三人殷
因於夏其間損益書策不存世紀僅載夏民墾田戶口而殷則
闕而不詳無以證夏殷墾田戶口之差數姑錄之以廣異聞云

釋井田二

或有難者謂遂人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
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
路以達於畿注十夫二鄰之田百夫一鄭之田千夫二鄙之田
萬夫四縣之田遂溝洫澮皆所以通水於川也遂廣深各二尺
溝倍之洫倍溝澮廣二尋深二仞徑畛涂道路皆所以通車徒

於國都也萬夫者方三十三里少半里九而方一同以南畝圖之則遂從溝橫洫從澮橫九澮而川周其外焉而匠人則云爲溝洫耜廣五寸二耜爲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畎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九夫爲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爲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爲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鄭君依匠人井田法遂溝洫澮以注遂人之遂溝洫澮而匠人九夫爲井以九起數遂人十夫百夫千夫萬夫乃以十起數不以九起數顯與匠人異制鄭注無明文可據果又有何說以申之曰鄭君先注禮後箋詩詩箋足補禮注所未備周頌噫嘻駿發爾私終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維耦毛氏傳云一夫三十里少半里相發明詩言終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維耦實即萬夫之耦分作一部爲遂人等吏之所主詩箋必引遂人云云者乃因耦耕分部而治五溝之遂溝洫澮川五塗之徑畛涂道路遂人爲井田法計耦耕九夫數奇不成耦十夫始得成爲耦自然與匠人九夫爲井不同前篇訂三誤以駁賈疏此復立三證以申鄭注其一爲耦耕之時即治五溝五涂之時周語上農祥晨正土乃脈發注晨正謂立春之日農書曰耕者急發又云修其疆畔日服其鎛不解於時注疆竟畔界也鎛

鋤屬禮記月令孟春之月王命布農事命田舍東郊皆修封疆
審端徑術注術周禮作遂夫間有遂遂上有徑正義遂人職文
據此知井田之五溝五涂遂人率耕耦之夫以治之當在孟春
之月立春以後矣此其可證者一也其二爲耦之部卽治五溝
五涂之部里宰以歲時合耦於鋤以待有司之政令注鋤者里
宰治處也若今街彈之室詩噫嘻箋竟三十里者一部一吏主
之正義釋之云吏皆以大夫爲之又引遂人注云云因釋之云
遂人治野田故還據遂中鄰里酇縣而說之四縣爲一部計
六遂三十縣爲七部猶餘二縣與公邑采地共爲部據此知里
宰合耦以待遂人等政令而遂人掌六遂一遂五縣六遂三十
縣分爲七部有半合公邑采地足其數以成八部每部以一吏
之爲大夫者主之遂人中大夫二人遂大夫六遂中大夫六人
併二人六人爲八人適足八都之數率耕耦之衆以治五溝五
涂其廣深尺尋仞則匠人經營其工役矣此其可證者二也其
三爲遂人因耦耕以治五溝五涂之制卽匠人所治五溝之制
噫嘻正義遂人注又言以南晦圖之遂從溝橫洫從澮橫從遂
必注於橫溝南北九遂東西九溝從洫必注於橫澮南北九洫
東西九澮其四畔則川周之此皆設法耳川者自然之物當逐
地形而流非於萬夫外必有大川遶之據此知孔正義所用六
朝人周禮舊疏義止有井田法別無溝洫法遂人匠人乘耦耕
時治井田之九遂九溝九洫九澮而遂人就耕耦言二五得十
是耦數十夫成耦九夫不足以成耦二耜爲耦既以十夫爲之

推此而百夫千夫萬夫其數亦悉御以十匠人就井田髴方言三三得九是方數九夫爲井十夫不可以爲井力里而井既以九夫爲之推此而九遂九溝九洫九澮其數亦悉御以九九夫爲井夫間有畛以注於遂故遂人云夫間有遂遂上有徑不言有畛者舉遂徑以該畛也井十爲通通間九遂九十夫有九遂以注於溝十夫亦得有一遂以注於溝故遂人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不云有遂徑者舉溝畛以該遂徑也通十爲成成間九溝九百夫有九溝以注於洫百夫亦得有一溝以注於洫故遂人云百夫有洫洫上有涂不云有溝畛者舉洫涂以該溝畛也成十爲終終間九洫九千夫有九洫以注於澮千夫亦得有一洫以注於澮故遂人云千夫有澮澮上有道不云有洫涂者舉澮道以該洫涂也終十爲同同間九澮九萬夫有九澮以注於川萬夫亦得有一澮以注於川故遂人云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不云有澮道者舉川路以該澮道也此成間緣邊一里同間緣邊十里因耦耕而兼治五溝五涂其餘因耦耕而單治五涂者也若匠人爲溝洫則成間緣邊一里同間緣邊十里單治五溝不兼五涂故云同間謂之澮方百里爲同同間緣邊十里治澮洫溝遂不云洫溝遂者舉澮以該洫溝遂也又云成間爲之洫方十里爲成成間緣邊一里治洫溝遂不云溝遂者舉洫以該溝遂也又云井間謂之溝此井字卽指成間緣邊一里里各一井言匠人言助法不言貢法井之中間爲公田不受夫家緣邊面各一夫治溝遂不言遂者舉溝以該遂也再證以小司徒鄭注

四邱爲甸讀如衷甸甸之言乘司馬法通十爲成革車一乘成方十里四邱止有方八里若非以緣邊一里治洫溝遂通之則匠人與小司徒司馬法皆相背矣且以四都爲采地百里之國司馬法終十爲同革車百乘同方百里四都止有方八十里若非以緣邊十里治澮洫溝遂通之則匠人與小司徒司馬法又皆相背矣此其可證者三也今依遂人注以南晦圖之一井九夫夫各以邮壟爲界井十爲通南北九遂從遂皆注於橫溝通十爲成東西九溝橫溝皆注於從洫成十爲終南北九洫從洫皆注於橫澮終十爲同東西九澮橫澮皆注於自然川其四畔則自然川周其外竊意孔正義遂溝洫澮從橫以九可據此以訂正賈疏十溝十洫八十一澮之誤尤愛其此皆設法耳一語始悟賈疏釋鄭注嘗云據大較而說或云皆判而言或云欲開悟後人聊以是爲算法而遂人匠人鄭注所稱井田溝洫非眞有方百里爲同之田晦足以容五溝五涂而絶無欹斜者也豈獨川爲自然之物隨地形而流不得方折以匝之耶

釋井田三

難者又謂小司徒甸方八里旁加一里則方十里爲一成積百井九百夫其中六十四井五百七十六夫出田稅三十六井三百二十四夫治洫四都方八十里旁加十里乃得方百里爲一同積萬井九萬夫其四千九十六井三萬六千八百六十四夫出田稅二千三百四井二萬七百三十六夫治洫三千六百井三萬二千四百夫治澮治洫治澮所需夫井之數多寡錯出果

又有何術以御之曰自來解經通例舉小不足以該大舉大則足以該小鄭注有然卽非鄭注亦何獨不然周禮遂人治野具有遂溝洫澮今小司徒鄭注單言治洫治澮不及治溝治遂者舉治洫而治溝治遂可以該舉治澮而治溝治遂可以該方十里爲一成百井成之中間容一甸方八里八八六十四井置一成百井減六十四井餘緣邊面各一里三十六井爲治洫治溝治遂所免之田稅猶未及治澮所免之田稅則知鄭注舉治洫之小不足以該治澮之大也方百里爲一同百成萬井同之中間容四都方八十里八八六十四成六千四百井以一成三十六井乘之得二千三百四井既爲治洫治溝治遂所免之田稅又置一同萬井減四都六千四百井餘緣邊面各十里三十六成三千六百井亦卽爲治澮治洫治溝治遂所免之田稅則知鄭注舉治洫之大足以該治溝治遂之小舉治澮之大足以該治洫治溝治遂之小也故雖匠人鄭注簡略不詳而小司徒鄭注已詳於前自宜以兩條鄭注互足其義而澮洫溝遂所治實積所免田稅之通率差率及所以差之之理鄭注止舉大數亦未始不一一相合耳今依詩周頌噫嘻正義以南畝圖之方百里爲一圖一同百成縱橫環之以川川上四面皆有路其橫則長百里者九澮澮上有道一澮二道九澮十八道橫澮皆注於同外之縱川川上之路爲澮流所斷其縱則長百里者當施橋梁以濟人行九洫成十爲終終間長十里者九洫終十爲同同間長十里洫者九十洫今以長百里言之則仍止有九洫涂倣此上有涂一洫二涂九洫十八涂縱洫皆注於同內之橫澮澮上之道

爲洫流所斷當施橋梁以濟人行不注於同外之橫川以川上之路障之也方十里爲一圖一成百井東西兩橫夾之以澮澮內皆有道南北兩縱夾之以洫洫內皆有涂其橫則長十里者九溝一溝二畛九遂十八畛橫溝皆注於成外之縱洫洫上之涂爲溝流所斷即同間緣邊一成夾以一川一洫亦注於成內之縱洫洫上皆有涂其縱則長十里者九十遂今以長十里者九遂井十爲通通間長一里者九遂通十爲成成間長一里言之則仍止有九遂徑徹此縱遂皆注於成內之橫溝溝上之畛爲遂流所斷不注於成外之橫澮以澮上之道障之也即同間緣邊一成夾以一川一澮亦注成內之橫澮同外之橫川以川上之路障之也通計一同長百里者九澮十八道九洫十八涂一同方十成成間長十里者九溝十八畛九遂十八徑同間長百里者九十溝一百八十畛九十遂一百八十徑然方百里爲同方十里爲成止言夫家所受田晦實數而五溝五涂不在數中也若欲求其密率鄭注所釋五溝五涂猶在三分去一之中載師鄭注以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涂巷三分去一遂人鄭注釋五溝五涂亦主三分去一之說假如六鄉地居四同三分去一止得二同又三分同之二必先考鄭注五涂之廣始可求鄭注五溝之長依鄭注考得路廣四丈五尺道廣三丈涂廣一丈五尺遂人注涂容乘車一軌道容二軌路容三軌按匠人注二徹之內八尺又云軌謂徹廣乘車六尺六寸旁加七寸輻內二寸半輻廣三寸半綆三分寸之二金轄之間三分寸之一併之得七寸兩邊各加七寸倍之得一尺四寸加六尺六寸適得八尺輪入注轂長三尺二寸輻外一尺九寸今徹廣八尺中已減輻外綆與金轄之間一寸止餘一尺八寸兩邊各餘一尺八寸倍之得三尺六寸加八尺得一丈一尺六寸輪人注軹轂末也兩軹之廣凡丈一尺六寸而軸出轂外所以設鞹者鄭注絕無明文以意約之兩邊各加二寸則車軸通長得整數一丈二尺阮元

車制圖解引鄭注軸長丈尺乃參合己意以推算非鄭注原文
也今約鄭注軸長一丈二尺而涂容一軌約兩邊各餘一尺五
寸以便人讓車行得整數一丈五尺爲涂之廣以二乘之得
三丈爲道之廣以三乘之得四丈五尺爲路之廣一丈徑廣五尺遂人注畛容大車徹廣六尺較乘車徹廣八尺少二尺又鄭注大車轂長半柯兩轂長一柯柯長三尺較乘車兩轂六尺四寸少三尺四寸乘車軸長約一丈二尺大車軸長約七八尺兩邊各餘二三尺以便人讓車行則畛廣一丈牛之爲徑廣五尺較涂廣一丈五尺適合三分去二與三軌二軌一軌同例

又以縱路縱洫縱涂縱遂縱徑之廣加入橫溝之長橫道橫
橫畛之廣加入縱遂之長縱涂縱遂縱徑之廣加入橫溝之長
橫畛之廣加入縱遂之長邶之廣不加入者以其廣在田晦中推得同間澮長十
八萬一千五百十二尺韓詩外傳四廣長三百步爲一里小司徒注司馬法六尺爲步三六一千八百
尺一同百里十八萬尺橫有路澮必由路下以注縱川無定制不須算入橫澮注於縱川兩頭各一路路廣四十五尺二路
得九十尺縱洫注於橫澮一洫二涂涂廣十五尺二涂三十尺
洫廣八尺以九乘之得三百四十二尺縱遂

不注於橫澮爲澮上之道所障一遂二徑徑廣五尺二徑十尺
遂廣二尺併之得十二尺以九十乘之得一千○八十尺然則
橫澮當加縱路九十尺縱洫縱徑一千○八十尺併之得一千
一千五百十二尺合百里十八萬尺卽得澮長眞數澮廣深方積二百二十四尺匠人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
肅以八尺爲仞則與尋無別今依鄭注二尋十一澮實積四千
六尺二仞十四尺兩數相乘卽得廣深方積九澮總積
○六十五萬八千六百八十八尺以澮長乘廣深方
三億六千五百九十二萬八千一百九十二尺以九乘之卽
間洫長十八萬二千七百尺一同百里十八萬尺洫雖縱而橫得九澮總積同
洫必由道下以注橫澮一路不須加以其不注於橫川也縱
十八乘之得五百四十尺橫溝二澮一道九澮十八道道廣三十尺以
二畛二十尺溝廣四尺併之得二十四尺橫注於縱洫一溝二畛畛廣十尺
一百六十尺然則縱洫當加橫道五百四十尺橫溝畛二千
一百六十尺併之得二千七百尺合十八萬尺卽得澮長眞數澮廣深方積六十四尺匠人廣八尺謂之洫兩數相乘卽得廣深方積

尺以洫長乘廣深方積即得一洫實積九洫總積一億○五百二十三萬五千二百尺以洫長乘廣深方積即得一洫實積九洫總積一億○五百二十三萬五千二百尺以九乘之即得九洫總積同間溝長十八萬一千三百五十尺一同百里十八萬尺溝雖橫而縱路不須加以其不注於縱川也橫溝必由涂下以注縱洫一洫二涂涂廣十五尺二涂三十尺以九乘之得二百七十尺縱遂注於橫溝一遂二徑徑廣五尺二徑十尺遂廣二尺併之得十二尺以九十乘之得一千○八十尺然則橫溝當加縱涂二百七十尺合十八萬尺縱遂縱徑一千○八十尺併之得一千三百五十尺合十八萬尺即得溝長眞數溝廣深方積十六尺匠人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兩數相乘即得廣深方積一溝實積二百九十○萬一千六百尺以溝長乘廣深方積即得一溝實積九十溝總積二億六千一百一十四萬四千尺以九十乘之即得九十溝總積同間遂長十八萬一千八百尺一同百里十八萬尺遂雖縱而橫路橫道不須加以其不注於橫川橫澮也縱遂必由畛下以注橫溝一溝二畛畛廣十尺二畛二十尺以九十乘之得一千八百尺然則從遂當加橫畛一千八百尺合十八萬尺即得遂長眞數遂廣深方積四尺匠人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兩數相乘即得廣深方積一遂實積七十二萬七千二百尺以遂長乘廣深方積即得一遂實積九十遂總積六千五百四十四萬八千尺以九十乘之即得一遂總積同間又併得治洫溝遂實積四億三千一百八十二萬七千二百尺所免田稅三千六百井一成治洫溝遂三十六井以一同百成乘之即得治澮實積三億六千五百九十二萬八千一百九十二尺所免田稅二千三百○四井緣邊十里三十六成以三十六井置治澮洫溝遂三治洫溝遂一千二百九十六井乘之得一千二百九十六井餘即得又以通率通之假令治洫溝遂實積一億尺則所免田稅八百三十三井六六八一率治洫溝遂實積四億三千一百八十二萬七千二百○尺二率所免田稅三千六百○井○○○三率治洫溝遂實積一億○○○○○○○○尺四率所免田稅○八百三十三井六六八一率治澮實積三億六千五百二十二萬八千一百九十二尺二率所免田稅二千三百○四井○○○三率治澮實積一億○○○○○○○○尺四率○六百二十九井六三一七

又以差率差之假令治洫溝遂與治澮等積則治洫溝遂所免田稅與治澮所免田稅若一千井與七百五十五井二五五八一率治洫溝遂所免田稅〇八百三十三井六六六八二率治澮所免田稅一千〇〇〇井〇〇〇〇四率治澮所免田稅〇六百二十九井六三一七三率治洫溝遂所免田稅〇七百五十五井二五五八　又求其所以差之之理據泰西重學以釋之泰西艾約瑟重學二十流質重學論川中水流凡水流上面速於下面中流速於兩邊因底及兩岸有面阻力田間水道遂小於溝溝小於洫洫小於澮小則底及兩岸之面阻力大而水流之速率減穢濁爲面阻力所阻治洫溝遂所免田稅之遂所以大於治澮也澮之水道大於洫溝遂大則底及兩岸之面阻力小而水流之速率增穢濁不盡爲面阻力所阻治澮所免田稅之數所以小於治洫溝遂也鄭君囊括

網羅事事務求宏通本傳載其傳經餘緒兼通九章術爲後漢時所傑出匪特方田等章洞悉原委即近今流質重學地面阻力水流速率雖據大較而說亦早已略見及此矣方知中土人材固於不試合古今而同慨豈眞遜於泰西之學耶

釋賦稅一

漢書刑法志殷周吕兵定天下因井田而制軍賦有稅有賦稅吕足食賦吕足兵食貨志上殷周之盛民受田有賦有稅稅謂公田什一及工商衡虞之入也賦共車馬甲兵士徒之役充實府庫賜予之用證之經典稅外又有賦惟春秋公羊傳何注言之較詳假令漢志用公羊等今文說則公羊昭元年何注以十井爲一乘刑法志論井田之軍賦不應用司馬法六十四井爲

一乘左成元年經正義司馬法祖述周禮由是知漢志用劉子
駿等周禮古文說本司馬法稅外又有賦先鄭不與後鄭異義
賈疏申先鄭義乃合田稅軍賦爲一者誤也然先鄭舊注闕佚
不完正可因漢志及載師賈疏引許異義周禮古文說以考其
大略周禮天官大宰以九賦斂財賄一曰邦中之賦二曰四郊
之賦三曰邦甸之賦四曰家削之賦五曰邦縣之賦六曰邦都
之賦七曰關市之賦八曰山澤之賦九曰幣餘之賦注鄭司農
云邦中之賦二十而稅一各有差也幣餘百工之餘先鄭於關
市山澤無注文可證其注幣餘爲百工之餘者大約如漢代之
訾算漢景紀訾算服虔曰訾萬錢算百二十七乃是百工餘財
應出之賦也其注邦中爲二十稅一各有差者關市山澤幣餘

三賦在井田外與載師田稅各爲一事其邦中四郊邦甸家削
邦縣邦都六賦先鄭以爲軍賦亦出於井田與載師田稅輕重
之差相同據載師賈疏引異義田稅周禮國中園廛之賦二十
而稅一近郊十而稅一遠郊二十而稅三則知先鄭用周禮古
文說載師園廛云云是田稅輕重之差又據公羊哀十二年
傳始用田賦何注田謂一井之田賦者欲取其財物若今漢家
斂民錢以田爲率矣禮稅民公田不過什一賦十井不過一乘
則知周禮古文說載師園廛云云爲田稅輕重之差以田爲率
亦卽軍賦輕重之差以田爲率園廛二十稅一邦中之賦亦二
十而一近郊稅十一遠郊二十稅三四郊之賦亦稅十一及二
十而三甸稍縣都之稅皆無過十二邦甸家削邦縣邦都之賦

亦無過十二先鄭以軍賦依田稅以田爲率不若後鄭據漢制以口爲率漢高紀初爲算賦如淳注漢儀注民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出賦錢人百二十爲一算爲治庫兵車馬又昭紀口賦如淳注漢儀注民年七歲至十四出口錢人二十三二十錢以食天子其三錢者武帝加口錢以補車騎馬漢制有算賦口賦兩種皆以口爲率不以田爲率漢貢禹傳古民無賦算口錢起武帝征伐四夷重賦於民口賦起漢武爲周禮所無而史記秦本紀孝公十四年初爲賦索隱譙周云初爲軍賦則漢之算賦爲軍賦而設以爲治庫兵車馬之用乃周秦相沿舊制特周禮古文說以田爲率與漢制以口爲率微有不同耳果如賈疏申先鄭說以地稅卽田稅當九賦而別無以田爲率之軍賦則漢

刑法志據司馬法所云四井爲邑四邑爲邱邱十六井有戎馬一匹牛三頭四邱爲甸甸六十四井有戎馬四匹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干戈備具是謂乘馬之法凡此車乘馬牛等物其錢當何所出以爲之知先鄭注雖闕佚亦必分田稅與軍賦爲二事矣漢刑法志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兵車萬乘故稱萬乘之主先鄭用周禮古文說王畿鄉遂公邑稅外有賦當如漢刑法志義也他若刑法志一同百里提封萬井除山川沈斥城池邑居園囿術路三千六百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匹兵車百乘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是謂百乘之家小司徒造都鄙先鄭注已佚其義亦得由是而推矣刑法志又云一封三百一十六

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匹兵車千乘此諸侯之大者是謂千乘之國先鄭習周禮兼習毛詩並是古文說魯頌閟宮公車千乘其義亦得由是訶推矣故雖先鄭用周禮古文說稅外有賦不及後鄭注窵密而舊說要不容輕廢矣

釋賦稅二

漢志用劉子駿等周禮古文說依司馬法田六十四井出車一乘其餘三十六井爲山川沈斥城池邑居園囿術路後鄭改定舊說則依司馬法田六十四井出田稅其餘三十六井治洫溝遂而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涂巷又復依今文說三分去一爲斷禮記王制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涂巷三分去一是其證也周禮古文說依司馬法車一乘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爲王畿鄉遂與公邑與采地與侯國同制司馬法又云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又略而不言後鄭改定舊說則以司馬法車一乘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爲侯國軍制又以司馬法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爲王畿采地軍制左成元年經作邱甲注周禮甸出長轂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正義鄭注小司徒云成出革車一乘甲士十人徒二十人與此不同者小司徒鄭注謂公卿大夫采地之制此之所謂諸侯邦國出軍之法是其證也又依周禮夏官序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爲軍王六軍地官小司徒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萬二千五百家爲鄉爲遂六鄉六遂各有六軍各得七萬五千人適合司馬法甲士三千人卒七萬二千人之數爲鄉遂出軍之制其所出車乘

等物之泉出於公邑之民以口率不以田率爲公邑出泉不出
軍之制小司徒疏采地之內無口賦出錢入天子之法采地外
皆有公邑公邑之內口率賦錢入於王家故禮雜問志云稍縣
都鄙地有公邑之民口率出泉於王也邦國都無口率之賦唯
有軍賦革車匹馬士徒而已與太宰九賦疏公邑口率出泉相
發明是其證也所謂侯國軍制者禮記坊記正義論語道千乘
之國鄭注引司馬法成出革車一乘周禮地官小司徒疏鄭注
論語道千乘之國引司馬法是畿外邦國法革車一乘甲士三
人步卒七十二人書費誓魯人三郊三遂正義周禮司徒萬二
千五百家爲鄉司馬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家出一人一鄉爲一
軍天子六軍出自六鄉諸侯大國三軍亦當出自三鄉周禮又

云萬二千五百家爲遂遂人職云簡其兵器以起征役則六遂
亦當出六軍鄉爲正遂爲副耳此言三郊三遂者三郊謂三鄉
也據此則天子正副各六軍出於六鄉六遂諸侯大國正副各
三軍出於三鄉三遂鄉遂各萬二千五百家家出一人爲萬二
千五百人成一軍三鄉三遂各得三萬七千五百人併之得七
萬五千人爲正副三軍恰與司馬法車千乘甲士三千人步卒
七萬二千人併之得七萬五千人相合依後鄭載師注義推之
諸侯大國千成十萬井九十萬夫之地有山陵林麓川澤溝瀆
城郭宮室涂巷三分去一又通田不易一易再易一夫受二夫
爲三分去二定受田者三十萬家除三鄉三遂七萬五千家家
出一人爲甲士步卒其餘二十二萬五千家出車乘等物而公

方五百里二十五同二千五百成侯方四百里十六同一千六百成除軍賦千成公餘一千五百成爲公侯卿大夫之采地故論語道千乘之國馬注云惟公侯之封乃能容之也所謂王畿采地軍制者周禮地官小司徒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注采地制井田異於鄉遂賦謂出車徒給繇役司馬法曰井十爲通通爲匹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爲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十成爲終終千井三千家革車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十終爲同同方百里萬井三萬家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據此知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是侯國法士十人徒二十人是采地法依後鄭載師注義推之則采地方百里爲同萬井九萬夫之地有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涂巷三分去一又通田不易一易再易一夫受二夫爲三分去二定受田者三萬家除三千家家出一人爲士徒其餘二萬七千家出車乘等物而禮記坊記正義引司馬法云成方十里出革車一乘此兼車馬言正義又引司馬法云甸方百里出長轂一乘此單指長轂言不兼匹馬言依後鄭小司徒注則甸六十四井一百九十二家出長轂一乘士六人徒十二人推之侯國則甲士二人步卒四十六人緣邊三十六井出馬四匹等物士四人徒八人推之侯國則甲士一人步卒二十六人也所謂王畿鄉遂出軍之制及公邑出泉不出軍之制者周禮天官大宰九賦注今謂賦口率出泉也今之算泉民或謂之賦此其舊名與鄉大夫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辨其可任者

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皆五皆征之遂師之職亦云以徵其財征皆謂此賦也據此知甲士步卒是鄉遂所出乘馬等物之泉是公邑所出依地官載師注義推之則遠郊之內地居四同三十六萬夫有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涂巷三分去一又通不易一易再易一夫受二夫爲三分去二定受田十二萬家除六鄉七萬五千家爲甲士步卒餘四萬五千家爲廛里等公邑郎鄉大夫所征以口爲率出乘馬等物之泉又甸稍縣都地居九十六同八百六十四萬夫城郭宮室差少涂巷又狹約十八分去五又通不易一易再易六夫受十三夫質言之亦三分去二定受田者二百八十八萬家除六遂七萬五千家爲甲士步卒餘二百八十萬五千家爲采地及公邑又除采地若干家餘爲公邑郎遂師所征以口爲率出乘馬等物之泉而公邑之民既出乘馬等物之泉不復出甲士步卒故天子徵兵止及鄉遂采地不及公邑左成元年經正義古者用兵天子先用六鄉六鄉不足取六遂六遂不足取公卿采邑及諸侯邦國地官小司徒賈疏乃云徵兵於公邑者誤也且公邑之民既出乘馬等物之泉不復出乘馬等物而乘馬等物皆國家所給故周禮巾車等職備掌乘馬等物禮記坊記正義周禮巾車毀折入齎于職幣質人受馬于有司司兵及授兵從司馬法須之是國家所給彼巾車等職買疏未及省照公邑出泉不出乘馬等物者亦誤也且公邑出乘馬等物之泉而乘馬等物爲國家所給六鄉六軍國家給革車干乘六遂六軍國家亦

給革車千乘併之止給二千乘據詩采芑正義意出征正卒止及六鄉不及六遂則國家所給六遂六軍之千乘居守國境而出征者止有國家所給六鄉六軍之千乘勢必徵兵於采地及六鄉羨卒以足十八軍三千乘之數詩小雅其車三千師于之試箋宣王承亂羨卒盡起正義天子六軍千乘今三千乘則十八軍矣小司徒職曰上地家七人可任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者家二人以其餘爲羨起軍之法家出一人爲正卒餘爲羨卒通率家有二人半耳由是言之天子六鄉出六軍正卒七萬五千人羨卒十一萬二千五百人非特并正卒羨卒止有十八萬七千五百人不及十八軍甲士步卒二十二萬五千人之數即國家所給六鄉六軍乘馬

等物止有千乘不及三千乘之數故天子出征先徵兵於六鄉六軍千乘又復徵兵於公卿采地二千乘適足三千乘之數而采地二千乘止有士卒六萬人又復徵兵於六鄉羨卒九萬人爲十五萬人合六鄉正卒七萬五千人適足十八軍甲士步卒二十二萬五千人之數雖羨卒通率十一萬二千五百人今止用九萬人者正卒有定數羨卒無定數備多用少乃周禮制軍之精意而甸稍縣都合居九十六同出二千乘公卿采地一同出百乘二十同出二千乘姑以公邑采地參半言之則采地約有四十八同今止用二十同者亦是備多用少爲周禮徵兵之精意經後鄭論定而精意始顯自宋易被周官總義未曉後鄭以九賦況漢賦口率出泉實卽漢高紀如淳注引漢儀注賦算治庫兵車

馬之用又未曉鄉遂出甲士步卒公邑出乘馬等物之泉而乘馬等物爲國家所給與采地軍賦乘馬等物出自民間者異制又誤解先鄭所釋九賦義乃幸合載師園廛之征後鄭以爲泉府國服之息者與軍賦混爲一事俾先後鄭注說稅外有賦之意歷千百年未有得其解者詎知天官司會以九貢之灋致邦國之財用以九賦之法令田野之財用以九功之灋令民職之財用九功與九貢九賦相類大府掌九貢九賦九功之貳大宰當掌九貢九賦九功之正今大宰一職止云九賦斂財賄九貢致邦國之用而九功獨闕據司會以九功之灋令民職之財用知大宰之九職實卽大府司會之九功而諸侯以下納上稱爲九貢萬民之九職九功以下納上後鄭閻師注亦通稱爲九貢地官閻師任農以耕事貢九穀任圃以樹事貢草木任工以飭材事貢器物任商以市事貢貨賄任牧以畜事貢鳥獸任嬪以女事貢布帛任衡以山事貢其物任虞以澤事貢其物與大宰以九職任萬民互文見義大宰以九職任萬民自是以九職任萬民之貢九職卽九功九貢既是三農田稅等法則九賦是軍賦可知大宰八則五曰賦貢注賦口率出泉也貢功也九職之功所稅也後鄭以此貢字與民賦並列謂卽大府司會之九功又卽大宰之九職小司徒以任地事而令貢賦注貢謂九穀山澤之材小司徒又云乃會萬民之卒伍以令貢賦注貢嬪婦百工之物後鄭又以此兩貢字爲九職中三農出九穀田稅等法及嬪婦化治絲枲百工飭化八材等亦與三農所出田稅相類

一成百井六十四井出田稅三十六井治洫溝遂出田稅與治溝洫相消息大司徒以斂財賦注賦謂九賦及軍賦後鄭又以此賦字爲兼口率出乘馬等泉及出乘馬等物與甲士步卒侯國與采地皆若干家出甲士步卒若干家出乘馬等物天子鄉遂出甲士步卒公邑出乘馬等泉出甲士步卒與出乘馬等物乘馬等泉相消息秦尙書五禮通考於軍賦宗尙鄭學而無所發明今補後鄭稅外有賦之義如此

江陰馮銘江陰沙從心校

南菁書院

慈谿林頤山晉霞著

經述二

釋祿

周禮地官閽司祿一職而制祿則僅見於孟子及禮記王制較班爵尤爲周代閽典然據後鄭大宰注借漢制以相況司祿雖閽猶得窺見其崖略大宰八則四曰祿位注祿若今月奉宮伯月終則均秩古者祿皆月給周禮祿秩皆月給漢制百官受奉亦皆月給而孟子及禮記王制論制祿以所食人數起算漢制雖改爲斛數起算究之去古未遠月給之遺意略存續漢百官志百官受奉例大將軍三公奉月三百五十斛中二千石奉月百八十斛二千石奉月百二十斛比二千石奉月百斛千石奉

月八十斛六百石奉月七十斛比六百石奉月五十斛四百石奉月四十五斛比四百石奉月四十斛三百石奉月三十七斛二百石奉月三十斛比二百石奉月二十七斛一百石奉月十六斛斗食奉月十一斛佐史奉月八斛凡諸受奉皆半錢半穀校後漢光武紀下注引續漢志千石奉月八十斛作千石月九十斛比千石月八十斛又比六百石奉月五十斛四百石奉月四十五斛比四百石月四十斛六百石月五十斛四百石月四十五斛比四百石月四十斛皆今本續漢志脫誤當據正又校漢表顏注及顏注引漢官名秩簿皆與後漢紀注引續漢志同惟比六百石月五十五斛作六十斛不同又校汲黯傳如淳注外戚傳顏注史記外戚世家索隱唐六典一注引漢官儀皆與續漢志同唯中二千石下二千石上又有眞二千石月百五十斛不同續漢志序稱依班固官簿漢表顏注引漢官名秩簿當卽班固官簿漢官名秩簿應劭漢官儀如淳注引漢律皆是後漢官制其秩以斛計數他若史記外戚世家索隱如淳云漢律眞二千石俸月二萬汲黯傳集解如淳云律眞二千石俸月二萬二千石月萬六千漢成紀如淳注律丞相大司馬大將軍俸錢月六萬御史大夫奉月四萬漢表御史大夫臣瓚注茂陵書秩中二千石證以貢禹傳諫大夫秩八百石奉錢月九千二百光祿大夫秩二千石奉錢月萬二千漢表諫大夫秩比二千石光祿大夫秩比二千石與如淳注引漢律合又依續漢志受奉例敘次丞相大司馬大將軍

奉錢月六萬中二千石奉錢月四萬眞二千石奉錢月二萬二
千石奉錢月萬六千比二千石奉錢月萬二千比八百石奉錢
月九千二百乃是前漢官制其秩以錢計數不以斛計數後漢
光武紀下詔有司增百官奉其千石已上減於西京舊制六百
石已下增於舊秩續漢志百官受奉例劉注引古今注建武增
吏奉如此志例漢表顏注述百官受奉較續漢志絕無增減通
典職官十七玉海官制祿秩乃據漢表顏注爲前漢制必不然
矣然則前漢以錢計數後漢以斛計數而周禮制祿又以人計
數殆不足以相況與曰是又不然白虎通封公侯制祿王制天
子三公之田視公侯卿視伯大夫視子男士視附庸上農夫食
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其次食六人下農夫食五人庶

人在官者以是爲差諸侯之下士視上農夫祿足以代其耕中
士倍下士上士倍中士下大夫倍上士卿四大夫祿君十卿祿
次國之卿三大夫祿君十卿祿小國之卿倍上大夫祿君十卿
祿潛夫論班祿其班祿也以上農爲正始於庶人在官者祿足
以代耕食九人諸侯下士亦然中士倍下士食十八人上士倍
中士食三十六人大夫倍之食七十二人小國之卿二於大夫
次國之卿三於大夫大夫大國之卿四於大夫食二百八十八人君
各什其卿天子三公采視公侯方百里卿采視伯方七十里大
夫視子男方五十里元士視附庸方三十里潛夫論改白虎通
義下士與庶人在官者皆食九人仍當依王制以食九人八人
七人六人五人爲差今以鄭注據後漢制以斛計數約之則周

禮以人數制祿亦可核其實詩甫田箋上地穀畝一鍾此特甚言歲取十千之多其實平歲每畝所收不及一鍾六斛四斗耳淮南主術訓中田之獲卒歲之收不過畝四石後漢仲長統傳通肥饒之率畝收三斛漢食貨志李悝曰爲一夫挾五口治田百晦歲收畝一石半爲粟百五十石張晏注平歲百晦收百五十石據此知李悝所云一夫挾五口是下農夫百畝所收之數依此推算下農夫一夫挾五口平歲百畝收百五十斛一夫挾六口平歲百畝收百八十斛一夫挾七口平歲百畝收二百十斛一夫挾八口平歲百畝收二百四十斛上農夫一夫挾九口平歲百畝收二百七十斛其所以不用詩箋及淮南後漢書義者漢志又云下孰自倍當得三斛適與後漢書合又云中孰自三當得四斛五斗較淮南四石多五斗又云上孰自四當得六斛較詩箋一鍾六斛四斗少四斗彼皆主上孰中孰下孰言若周禮制祿則當主平歲言下士與庶人在官者祿以代耕食五人奉月十二斛五斗食六人奉月十五斛食七人奉月十七斛五斗食八人奉月二十斛食九人奉月二十二斛五斗中士食十八人奉月四十五斛上士食三十六人奉月九十斛大夫食七十二人奉月一百八十斛小國之卿食百四十四人奉月三百六十斛次國之卿食二百十六人奉月五百四十斛大國之卿食二百八十八人奉月七百二十斛天子之元士視附庸食七百二十人奉月一千八百斛大國之君四十倍大夫祿次國三十倍大夫祿小國二十倍大夫祿夫祿循例以推附庸之君當得十倍大夫祿其大夫視子男食一千四百四十人奉

月三千六百斛其卿視伯食二千一百六十人奉月五千四百
斛其三公視公侯食二千八百八十人奉月七千二百斛申鑒
時事古之祿備漢之祿輕在漢儒亦早經推算而知漢高后紀
賜餐錢韋昭注稅租奉祿正所食四時得間賜是爲浪錢平紀
滿秩如眞如淳注諸官吏初除皆試守一歲迺爲眞食全奉漢
制近古或猶相似注故舉之以況義

釋王后首服一

周禮追師掌王后之首服先後鄭異義賈疏意主從後鄭故於
先鄭說從略往往未及省照誤會其意然從後鄭而於後鄭卽
當日目驗譬況古制亦往往從略未及攷證不能使後人彷彿
見其遺像今爲正其所誤補其所略曰天官追師掌王后之首

服爲副編次追衡笄注鄭司農云追冠名士冠禮記牟追夏后
氏之道也先鄭意蓋以夏之母追證官名追師之義亦卽以該
下衡笄上追字義亦類此故下文不別爲說賈疏誤會先鄭意
以爲下一追字先後鄭同義故直略而不爲申釋後儒亦未有
爲先鄭申釋者謹案續漢輿服志下太皇太后皇太后翦髦薗
譬左右一橫譬之呂安薗結又云古者有冠無幘其戴也加首
有頍故詩曰有頍者弁儀禮士冠禮鉄項注鉄讀如有頍者弁
之頍著頍圍髮際滕薛名薗爲頍據漢時方言滕薛名薗爲頍
義取婦人之薗象男子之頍由是知續漢志譬呂安薗結髻結
古今字髻露薗上以譬貫之則薗髻俱安薗所以覆著圍髮際
有似於頍釋名釋首飾薗恢廓覆髮上也魯人曰頍頍傾也著

之傾近前也聶圖集注三舊圖云毋追制與周委貌同殷冠委
大臨前夏冠委前小損薦似頍制傾側略近於前與夏冠毋追
較殷冠委前小損胳合先鄭引記牟追以釋王后首服之追其
卽以追爲漢制太皇太后等首服之薦可知魏志明紀注魏氏
春秋亮致巾幗婦人之飾孟子西子蒙不潔趙注巾幗作巾帽
帽卽冠男子有冠又有頍婦人無冠卽以薦爲冠周禮追制不
可攷翦髮薦或其遺制與

釋王后首服二

司農又云副者婦人之首服祭統曰夫人副褘先鄭單證副不
及編與次者其意以副編聯文爲句次自爲句宗詩毛傳舊讀
卽用其義不與後鄭析副編次爲三句同賈疏亦略而不申釋

謹案詩鄘君子偕老副笄六珈傳副者后夫人之首飾編髮爲
之笄衛笄先鄭宗毛傳義王后首服分爲四不分爲五副編一
次一追一衡笄一此云副婦人首服亦宗毛傳編髮爲之合副
編爲一物後漢東平憲王蒼傳光烈皇后假紒注周禮追師掌
王后之首服爲副編鄭爭云副婦人首服三輔謂之假紒校後
鄭注無副婦人首服五字鄭爭是鄭眾之誤後漢注讀追師爲
副編絕句又引先鄭注以申之曰三輔謂之假紒但三輔爲漢
人舊稱此條注文非章懷所自撰知是承用漢書應劭服虔等
注據三輔方言以申先鄭宗毛傳所釋副編之義卽後鄭所云
編編列髮爲之其遺象若今假紒是也重脩玉篇髟部髻本又
作副廣雅釋器假結謂之髻假結卽假紒是亦據三輔方言變

副爲髻髻是副之正字說文髟部髮是次之正字副編次獨編無正字則知古字書止分副編與次爲二物其分爲三物者乃後鄭改定義後鄭以前所未有也假紒形制於釋首服五申釋後鄭注言之詳矣

釋王后首服三

先鄭又云衡維持冠者春秋傳曰衡紞紘綖先鄭以副編與次爲王后所獨追與衡笄爲王及王后所同故其自申已說曰追師掌冠冕之官故并主王王后之首服其意以爲王后首服有追舍薖無足以當之者可不言自知其說衡引左氏傳亦單證衡而不及笄亦宗毛傳二字聯文爲句如說副單證副而不及編之例不如後鄭分衡與笄爲二也先鄭既合衡笄爲一故得與

王之冕弁冠弁相例謹案續漢志太皇太后皇太后入廟翦髮薖簪珥耳瑱垂珠簪以瑇瑁爲擿長一尺端爲華勝上爲鳳皇爵以翡翠爲毛羽下有白珠垂黃金鐺左右一橫簪之以安薖結釋名釋首飾華勝華象草木華也勝言人形容正等一人諸之則勝也爵又又頭反上施爵也鐺攝也攝取髮也漢世簪制左右各一橫簪之簪端有華勝上有鳳皇爵下有黃金鐺簪飾有三左右二簪合爲六詩副笄六珈傳笄衡笄珈笄飾之最盛者考工記玉人注衡古文橫儀禮士冠注笄今之簪衡笄即續漢志所云橫簪簪飾最盛即是華勝鳳皇爵黃金鐺左右各三合爲六故云六珈六珈是衡笄之飾與後鄭所云步搖上飾不同

釋王后首服四

注爭謂副之言覆所以覆首爲之飾其遺象若今步繇矣服之以從王祭祀後鄭分王后首服副編次爲二物追衡笄爲一物先鄭以副編爲假紒後鄭乃以假紒單屬於編而副則當漢之步搖謹案後漢和熹鄧皇后紀頭上步搖一具注周禮王后首服爲副所以副首爲飾若今步搖者實因詩副笄六珈傳以六珈爲笄飾未必六者確有主名改爲步搖則步搖上加飾具有六者可數禮記明堂位副禕注副首飾今步搖詩云副笄六珈周禮追師掌王后首服爲副詩副笄六珈箋珈之言加副既笄而加飾如今步搖上飾古制所有未聞續漢輿服志下皇后謁廟假結步搖簪珥步搖以黃金爲山題貫白珠爲桂枝相繆一爵九華熊虎赤罷天鹿辟邪南山豐大特六獸詩所謂副笄六珈者據輿服志引詩有赫者弁赫爲幘類鞠鞠佩瑮瑮爲綬類皆用三家義不用毛義知此條引詩副笄六珈亦是三家義副爲假結卽假紒笄爲簪珥卽衡笄橫簪與毛傳合獨六珈爲步搖上所飾六獸與毛傳以六珈爲簪飾不合御覽服用十七引續志一爵九華作八爵九華宋禮志五亦作八雀九華當是今本續志之誤隋禮儀志六步搖俗謂之珠松釋名釋首飾步搖上有垂珠步則搖因其貫白珠爲桂枝相繆故八爵九華六獸列於黃金山題之上行步則搖珈之言加八爵九華形質較小六獸則大而張顯詩言六珈舉大該小三

家義或如是也後鄭注禮箋詩不純用三家義而徑改副爲步搖笄卽橫簪垂於步搖兩旁惟六珈爲步搖上飾而云古制所有未聞者古文苑宋玉風賦止言垂珠步搖未詳八爵九華六獸之制後鄭嫌八爵九華究與六獸混因疑周禮古制有否八爵九華故云未聞

釋王后首服五

注編編列髮爲之其遺象若今假紒服之以告桑依詩正義引補告字謹案續漢輿服志下皇后謁廟假結隋禮儀志六皇后謁廟首飾則假髻卽注所稱假紒後漢東平憲王蒼傳光烈皇后假紒文選謝元暉齊敬皇后哀策文注東觀漢記光烈皇后假結金樓子立言上光烈皇后假髻左襄四年傳釋文髻本作紒又作結通用字宋禮志五漢制皇后謁廟首飾假髻晉先蠶儀注皇后大手髻假髻改稱大于髻則假髻形制必大於眞髻宋五行志二晉海西太和以來大家婦女緩鬢傾髻爲盛飾用髮既多乃先作假髻傾髻是眞髻用髮雖多終不及假髻之大後漢馬廖傳長安語曰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御覽服用九晉令士卒百工不得著假髻晉承漢制自佐史已上其婦女得著假髻爲盛飾長安語髻高一尺亦指假髻而言因其眞髻上又覆以假髻髻高幾近於一尺然則編列髮爲假紒其形制大而且高今猶可想像得之也

釋王后首服六

注次次第髮長短爲之所謂髮髢服之以見王王后之燕居亦

纚笄總而已謹案儀禮昏禮女次注次首飾今時髮少牢禮主婦被錫注被錫讀爲髮髮古者或剔賤者刑者之髮以被婦人之紒爲飾因名髮髮焉此周禮所謂次也詩召南采蘩被之僮僮傳被首飾箋禮記士婦髮髽鄘君子偕老鬒髮如雲不屑髢也箋髽髮也正義釋編次所以異以爲編列他髮假作紒形次亦髮他髮與己髮相合爲紒如正義說則纚笄總以己髮爲髻次髮他髮與己髮相合爲髻次與纚笄總僅以髮之多少爲別設有髮多不屑髢者不幾冒服次乎此不可通之論也禮記曲禮上一斂髮毋髽注髽髮也毋垂餘髮如髮正義古人重髮以纚韜之不使垂由是知次與纚笄總所以異當以曲禮正義爲依據纚笄總者已髮僅可作髻而無餘以纚韜之別無餘髮垂於後次即髮髽以己髮與他髮相合則髮長而作髻有餘以纚韜之纚外尚有餘髮垂於後其遺制若漢代之髾漢司馬相如傳上垂髾張揖注髾髻後垂又下曳彗星而爲髾張揖注髾燕尾史記司馬相如傳集解郭璞曰髾髻髾在髻後下垂作燕尾形適與曲禮注垂餘髮如髮合宋五行志二綴鬢傾髻用髮既多鬢亦在纚外但不可以言垂與曲禮注垂餘髮如髮不合益用髮多既可爲鬢又可爲髾周禮之次則與髾相近矣儀禮士喪禮注婦人露紒是凶禮髻韜以纚不露髻而露髮循例以推服編者假髻亦不使露纚當韜於假髻之上副爲步搖又加於纚上漢江充傳充冠禪纚步搖服虔注冠禪纚故行步則搖言纚高亦有步搖之象副編次三物迭加其所以改先鄭舊注分

而爲三者禮記玉藻正義鄭志三狄首服副副所以覆首爲飾其遺象若今步搖鞠衣首服編編列髮爲之其遺象若今假紒展衣首服次次第髮長短爲之所謂髮髻內司服王后六服既分從王祭祀告桑見王及賓客爲三事合褖衣燕居爲四事追師王后首服亦應分從王祭祀告桑見王爲王事合纚笄總燕居爲四事不惟此也巾車王后五路注又分從王祭祀告桑見王及賓客爲四事合燕居爲五事矣後鄭改先鄭舊注於禮經自是融會貫通豈得與後世鄉壁虛造者等量齊觀耶

釋王后首服七

注追猶治也詩云追琢其章王后之衡笄皆以玉爲之唯祭服有衡垂於副之兩旁當耳其下以紞縣瑱笄卷髮者謹案後鄭改先鄭舊義以追連下衡笄讀說追爲治玉猶言追玉衡玉笄卽追師所以名官而分衡與笄爲二物續漢輿服志下太皇太后入廟謁珥耳瑞垂珠簪左右一橫簪之諸簪珥皆同制皇后謁廟步搖簪珥衡卽左右橫簪之橫衡古今字其下懸珥周禮弁師謂之瑱說文玉部珥瑱也眾經音義八蒼頡篇珥珠在耳也耳瑞垂珠者也續志耳瑞垂珠是言珥之制釋名釋首飾穿耳施珠曰瑞此本出於蠻夷所爲今中國人倣之漢制珥亦名瑞穿耳施珠懸於耳下周禮之瑱則懸於衡下左右各一適當副卽步搖之兩旁春秋傳衡紞紘綖天子諸侯橫簪單稱衡王后首服橫笄亦得單稱衡故毛傳合衡笄以當橫簪後鄭則單屬於衡而別以卷髮之笄爲笄猶毛傳合副編以當

假紒後鄭則單屬於編而別以步搖爲副也卷髮之笄卽安髮之笄儀禮士喪禮疏笄有二種一是安髮之笄男子婦人俱有一是冠笄唯男子有而婦人無此注明云王后祭服有衡則男子婦人並有二笄賈疏特省之不熟耳然追師名官注引詩大雅棫樸追琢其章下又云金玉其相傳追彫也金曰彫玉曰琢箋周禮追師掌追衡笄則追亦治玉追師名官後鄭實兼治金治玉言之追師治玉注有明文其治金則不言自知續漢志步搖以黃金爲山題副卽步搖自是治金御覽服用九江表傳孫皓使尚方以金作步搖假髻知假髻中有模範必須以金作之再以髮髻編列而假髻始安而不動近俗作假髻用鐵線作模範此其遺制也晉五行志二緩鬢傾髻用髮既多乃先作假髻

假髻既是髮髻所爲次卽爲假髻之髮髻外此別無所飾故追師爲編有治金之事編與次皆用髮髻次亦連類而及後鄭注義緝密類如此

釋王后六服一

周禮王后六服先後鄭說雖有異同大致不遠但先鄭說展衣素沙有謁文賈疏不能是正反誤謂其以素沙爲服名不幾誣先鄭忘六服而爲七耶又後鄭以圭衣譬況三翟最當發揮其意亦略而不與證明今爲訂定上二事補證下一事分爲三釋曰內司服掌王后六服褕衣揄狄闕狄鞠衣展衣緣衣素沙注鄭司農云褕衣畫衣祭統曰夫人副褕揄狄闕狄畫羽飾展衣白衣喪大記曰復者夫人以屈狄世婦褖衣屈者音聲與闕相

似禮與展相似皆婦人之服鞠衣黃衣素沙赤衣謹案說文衣部褘周禮王后之服褘衣謂畫袍六服皆袍制應先鄭與許同不自後鄭始又云褕翟羽飾衣詩鄘君子偕老傳褕翟闕翟羽飾衣正義孫毓云衣裳非可以羽飾乃孫毓誤解毛義據先鄭宗毛義則是畫羽飾衣而說文又以褘衣畫袍與褕翟羽飾衣互文則三翟皆是畫羽飾衣正義又云褕翟闕翟羽飾衣褘衣亦羽飾衣褘衣以鞠羽闕翟次褕翟亦用搖羽但闕少耳據左昭十七年傳正義賈逵云南方曰翟雉則鞠翟搖翟雉各爲一種說詳後鄭注然則六服皆袍制先鄭與後鄭同三翟畫羽飾於衣與後鄭刻繒綴衣異也又詩君子偕老傳禮有展衣者以丹穀爲衣邶綠衣釋文展字亦作襢王后之服五曰襢衣毛氏馬融皆云色赤說文衣部褻丹穀衣重脩玉篇衣部褻丹穀衣襢同上據許馬宗毛義並以展衣爲丹穀衣色赤先鄭亦應以展衣爲赤衣今本作展衣白衣詩正義引同乃是隋唐以前傳寫者與下句素沙赤衣互誤展衣既是赤衣因知先鄭讀緣衣素沙四字絕句以緣衣素沙白爲一服如是白衣然雖白爲一服而緣字沙字則統屬六服言耳釋名釋衣服婦人以絳作衣裳上下連四起施緣曰袍緣裙裙施緣緣襦襦施緣周禮言緣衣猶釋名言緣裙緣襦其制則如釋名所言緣袍而以沙爲之後漢章紀注釋名穀紗也沙紗古今字揄狄闕狄言狄則褕衣亦是狄可知緣衣以素穀爲衣而施緣可知緣衣亦以丹穀爲衣而施緣鞠衣亦以黃穀爲衣而施緣可知卽

後鄭雜記注所謂祫袍襌也詩鄘正義引孫毓推毛義襌衣赤
褕翟青闕翟黑鞠衣黃展衣赤縓衣黑則赤黑二色複而無孚
白二色以意推之先鄭宗毛義當是襌衣孚褕狄青闕狄黑鞠
衣黃展衣赤縓衣素沙白後鄭改爲襌衣孚褕狄青闕狄赤鞠
衣黃展衣白緣衣黑而六服皆袍制仍宗先鄭等舊義續漢輿
服志下太皇太后皇太后入廟服紺上皁下纁青上縹下皆深
衣制皇后謁服紺上皁下纁青上縹下皆深衣制劉注徐廣曰
卽單衣漢制入廟謁廟服當周禮三翟從王祭祀纁服當周禮
鞠衣告桑皆單衣而不爲袍制已失六服遺俗矣故後鄭別借
圭衣祫袍襌以況之

釋王后六服二

注爭謂狄當爲翟翟雉名伊洛而南素質五色皆備成章曰翬
江淮而南青質五色皆備成章曰搖王后之服刻繒爲之形而
采畫之綴於衣以爲文章襌衣畫翬者褕翟畫搖者闕翟刻而
不畫今世有圭衣者蓋三翟之遺俗謹案禮記玉藻襌衣褕狄
注襌讀如翬褕讀如搖皆翟雉名刻繒爲翟不畫也書鈔一百二十八
又屈狄注屈周禮作闕謂刻繒爲翟不畫也書鈔一百二十八
三禮圖襌衣服者王后從王祭先王服也褕翟從王祭先王服
也刻青翟形采畫雉綴於衣是也闕狄從王祭羣小祀服也刻
赤繒爲翟形不采畫綴於衣也爾雅釋鳥鶴山雉說文羽部翟
山雉尾長者書鈔引後鄭舊圖襌衣條有脫句循例以推則後
鄭改先鄭義當是襌衣刻素繒爲翬翟形而畫以五采綴於衣

揄狄刻青縚爲搖翟形而畫以五采綴於衣闕翟刻赤縚爲翟
雉形而不畫五采以綴於衣又繼之云今世有圭衣益三翟之
遺俗疏釋注義刻爲圭形綴於衣但僅刻縚爲圭形與三翟形
制全不相類注所舉以況三翟者當舉圭衣中離袘有襞者言
之也然欲攷離袘有襞之制必先攷圭衣之制釋名釋衣服婦
人上服曰袘其下垂者上廣下狹如刀圭圭衣實由是而得名
又漢江充傳充衣沙穀單衣曲裾後垂交輸張晏注曲裾如婦
人衣蘇林注交輸如今新婦袍上挂全幅縚角割名曰交輸裁
如淳注交輸割正幅使一頭狹若燕尾垂之兩旁見於後是禮
深衣續衽鉤邊賈逵謂之衣圭以禮記深衣注校之頗不相合
其故由於此注士后六服連衣裳是深衣制續漢輿服志下太

皇太后皇太后皇后服皆深衣制而賈逵注禮記深衣續衽鉤
邊乃兼及婦人所服深衣張晏云曲裾如婦人衣可當深衣之
鉤邊蘇林如淳云新婦袍上交輸裁垂之兩旁若燕尾賈逵稱
爲衣圭可當深衣之續衽雖與禮記深衣注不合而喪大記注
衽小要正義謂燕尾亦參用賈逵注衣圭舊義蓋自其所垂偏
旁而言交輸裁一頭狹故釋名云形如刀圭賈逵又云衣圭自
其垂之兩旁而言兩旁尖長中尖漸殺而短故蘇林云交輸裁
如淳又云若燕尾凡此特論漢制圭衣而圭衣中離袘有襞又
當循序以攷其制文選司馬長卿子虛賦蜚襹垂髾郭璞注司
馬彪曰襹袘飾髾燕尾燕尾卽上所論圭衣漢司馬相如傳張
揖注襹離袘卽司馬彪注所云袘飾易離釋文離鄭作麗爾雅

釋天釋文緂本或作襺離衽襺又卽續漢志麗圭襂續漢志自皇后以下皆不得服麗圭襂依例以推唯太皇太后皇太后得服麗圭襂圭衣爲婦人上服麗圭襂尤爲圭衣中上服續漢志劉注司馬相如大人賦垂旬始以爲襂注葆下旒襂之容如旌旒漢司馬相如傳下襂作幓張揖注旒也又司馬相如傳上顏注襺衽衣長帶離衽襺是圭衣長帶其形制若旌旒文選司馬長卿上林賦耾隝易以郵削郭璞注郵削言如刻畫作之史記司馬相如傳郵削作戍削集解徐廣曰闕易衣長貌戍削言如刻畫作之郭徐所謂如者蓋如後鄭所謂王后之服刻繒爲之形而采畫之綴於衣以爲文章是也廣韻齊部衽廣雅曰長襦圭衣旣是長襦離衽襺若旌旒又是長帶上林賦云闕易肹圭衣之長郵削乃肹離衽襺之刻畫其制果否刻畫翟雉形及今已不得而知但觀其翬襺若旌旒而三翟刻繒綴衣猶可想見其大略爾雅釋器衣旒謂之褍注或曰衽衣之飾衣旒亦取若旌旒之義知圭衣之飾有離衽襺自是三翟遺俗由來舊矣蓋自釋名釋衣服褘衣鷂翟宗先鄭義闕翟又宗後鄭義聶氏三禮圖集注又增損阮諶等舊圖俾先後鄭三翟異義幾至蒙混不可以究詰而後鄭舉圭衣以況三翟義蘊諸先儒從未有見及此者茲特申明後鄭所況義如此

釋王后六服三

注素沙今之白縛也六服皆袍制以白縛爲裏使之張顯今世有沙穀者名出於此謹案此注與禮記雜記注互文彼注詳六

服以素沙爲裏是袍制此注則僅言素沙形質耳釋文縛劉音絹聲類以爲今作絹字說文糸部縠細縛廣雅釋器縠絹也絹本作縛其細者謂之縠古文苑宋玉諷賦披白縠之單衫漢賈誼傳白縠之表白縠卽注所稱白縛漢江充傳充衣紗縠單衣漢時因周禮素沙舊名稱爲沙縠後又別造紗字改稱紗縠釋名釋綵帛縠又謂之沙縠跋跋如沙也續大藏音義五紗縠切韻絹屬考聲似絹而輕者注意以漢時沙縠白縛與周禮素沙形質相似而文選曹子建七啟羅襳之服紗縠之裳續漢輿服志下五官左右虎賁羽林五中郎將羽林左右監皆衣紗縠單衣漢江充傳顏注漢官儀虎賁中郎將衣紗縠單衣凡言紗縠者皆非婦人之服又是單衣有表無裏非袍制雜記上素沙注若今紗縠之帛亦言沙縠與素沙形質相似又云六服皆袍制不禪以素沙裏之如今袿袍襡重縮矣正義袍制謂連衣裳有表有裏則知此注六服皆袍制以白縛爲裏乃是指袿袍襡重縮而言釋名釋衣服袍苞也苞內衣也婦人以絳作衣裳上下連四起施緣亦曰袍襡撰也撰青絳謂之緣以其袍制有緣謂之袿袍襡續漢輿服志下劉注蔡邕表志曰永平初詔書中宮服重縮漢舊儀下皇后稱中宮皇后服重縮卽服袿袍襡重縮以其袍制有表有裏而不禪又謂之袿袍襡重縮王后六服皆袍制以素沙爲裏注舉袿袍襡重縮以相況宋禮志五漢制太后入廟祭神服紺上皁下皆深衣卽單衣皇后謁廟服紺上皁下今皇后謁廟服袿襡大衣謂之褕衣王后六服褕衣等三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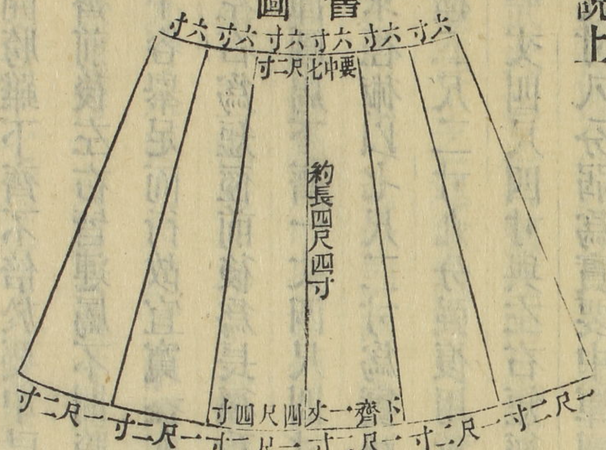
刻繪綴衣注又舉衽襭大衣有磯者以相況互詳禮記雜記上

釋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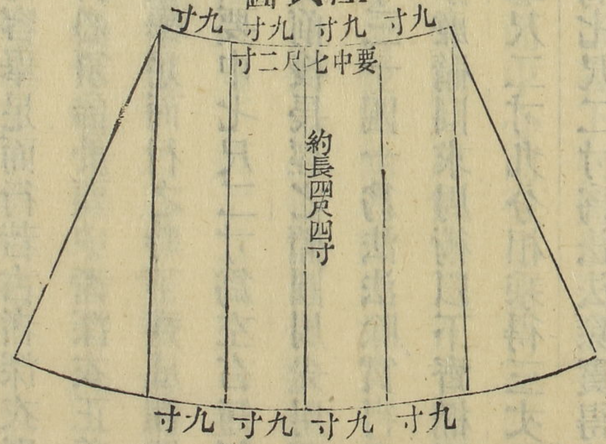
近儒考深衣者唯江慎修源爲最著然强經注以伸己見其誤解在一衽字遠不及舊疏之允詩芣苢薄言祁之薄言襭之爾雅釋器執衽謂之祁注持衣上衽又云扱衽謂之襭注扱衣上衽於帶婦人之服如深衣果如江說其當旁之衽前後相連屬若僅以當旁兩角插於帶間則後裾必束縛兩足踝而不可行行則兩足踝撼動後裾而旁衽又仍欲下墜公羊昭二十五年傳昭公再拜稽首以衽受注衽衣下裳當前公羊何注衽訓當前不訓當旁知爾雅執衽扱衽乃以衣下裳當前之衽執扱帶間庶不妨於行步也問喪扱上衽注上衽深衣之裳前正義昭公以衽受於齊之唁禮亦謂裳當前者竊疑唁禮當服長衣制如深衣昭公當再拜稽首而後以裳前之衽受賜與爾雅所言執衽扱衽及問喪所言扱衽相似彼江說裳旁之衽連屬後裾亦斷不能執扱旁衽使之向前以受所賜眾經音義十七左衽蒼頡解詁云謂裳際所及交裂者由是知鄭注以衽爲交裂殺縫之名確無可疑矣蓋喪服朝祭服無交裂殺縫獨燕尾有交裂殺縫故即以燕尾名爲衽說詳舊疏不復贅述而深衣裳幅十二皆有交裂殺縫故舊疏云前後左右皆有衽準以經注而無不脗合也玉藻云深衣衽當旁對喪服朝祭服而言喪服朝祭服之裳前三幅後四幅裳幅之邊不正當其旁深衣之裳前後各六幅其裳邊交裂殺縫正當左右兩旁故也深衣云續衽鉤

邊衽與邊互文亦對喪服朝祭服而言喪服朝祭服之裳左右邊幅不相連屬深衣之裳其左邊後裾連屬前襟右邊後裾連屬曲裾故也深衣又云制十有二幅以應十有二月注裳六幅幅分之以爲上下之殺注意以深衣裳幅前後各六每幅分解爲上下交裂殺縫江婺源於此條鄭注略而不言乃謂鄭注本不誤則鄭注明云幅分之以爲上下之殺矣又謂聖賢法服衣用正幅裳之中幅亦以正裁唯衽在裳旁始用斜裁詎知鄭注以每幅爲上下之殺者一則以十二幅應十二月分解交裂可符十二之數一則以下齊倍要中狹頭在上闊頭在下縫雖殺而仍歸於正幷可消其襝疊之跡江婺源皆見不及此謹作圖說上下二篇以明之

舊圖



江氏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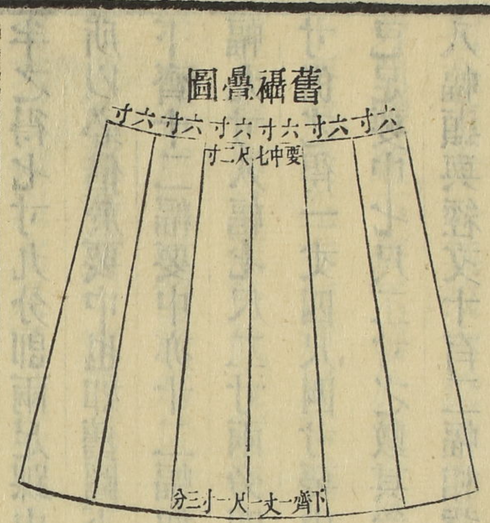


圖說曰深衣要中幅各六寸十二幅得七尺二寸下齊幅各一尺二寸十二幅得一丈四尺四寸所謂要縫半下縫齊倍要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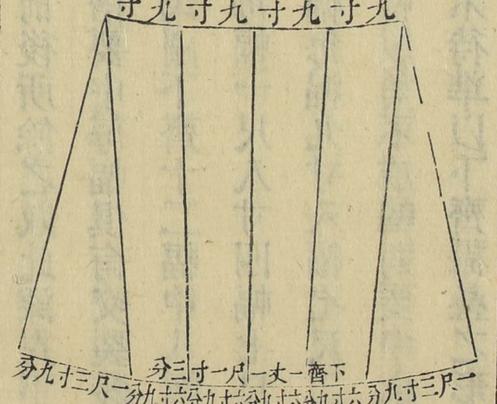
但準以近今袍制下齊不得加要中一倍大率要中居下齊十七分之十一其故由於今人之袍或前後中開開胯或左右兩旁開胯雖下齊不倍於要中已可容舉足而行若古者深衣則下齊前後左右皆連屬不開胯有必須倍於要中者深衣正義謂下容舉足而行故宜寬盖人當舉足而行之時下齊成橢圓形左右爲短徑前後爲長徑乃以要中七尺二寸爲左右短徑之渾圓周下齊一丈四尺四寸爲前後長徑之橢圓周先用圓周求徑術以七尺二寸爲實圓率三一四一爲法法除實得左右徑二尺二寸九分強復用董孝廉橢圓求周術以下齊橢圓周一丈四尺四寸與左右短徑二尺二寸九分相乘得三丈二尺九寸八分弱爲實要中渾圓周七尺二寸爲法法除實得前後長徑四尺五寸八分強華嚴經音義下引何承天纂要三尺曰武此云三尺猶在兩足踝中心而中心前後必留有餘以容斜幅在下之地今以四尺五寸八分減三尺餘一尺五寸八分半之得七寸九分卽兩足踝中心前後所餘之數此深衣下齊所以必倍於要中也如舊圖下齊倍要中每幅俱有交裂殺縫下齊十二幅要中亦十二幅如江氏圖下齊十二幅中八幅每幅九寸八幅七尺二寸兩旁四幅每幅一尺八寸四幅七尺二寸併之得一丈四尺四寸要中八幅每幅九寸八幅七尺二寸已足要中七尺二寸之數其餘四幅成角不成幅則要中止有八幅顯與經文十有二幅相背固不待準以下齊襞疊之形狀而江說已不可通矣

圖說下

舊褶疊圖



江氏褶疊圖



圖說曰深衣下齊倍要中爲其便於舉足而行不受下齊之羈束也蓋舉足而行下齊成橢圓形及至止足而立之時則橢圓變爲渾圓而下齊有褶疊之形卽如近今袍制下齊之圍亦大於要中之圍其故由於人身胸背小而要腹大加以帶之所束則要中愈弇下齊愈侈然大率亦不出十一與十七之間過乎此則左右兩角或褶疊而向前或褶疊而向後矣古今服制不同而人身形體則無不同試援今制以證古制則以深衣要中七尺二寸與十七相乘得一百二十二尺四寸爲實十一爲法法除實得下齊所垂之圍亦不過一丈一尺一寸三分弱轉減下齊一丈四尺四寸其餘褶疊三尺二寸七分如舊圖以所得下齊之圍一丈一尺一寸三分爲實十二幅爲法法除實得每幅八寸四分弱轉減每幅一尺二寸其餘褶疊三尺六分自要中而下齊狹則俱狹闊則俱闊順其縫之殺勢而褶疊可每幅勻分其每幅之縫則行行皆正也如江氏圖以所得下齊之圍

一丈一尺一寸三分半之則中八幅與旁四幅各得五尺五寸
六分强乃以五尺五寸六分爲實中八幅爲法法除實得每幅
六寸九分强轉減中八幅每幅九寸其餘襵疊二寸一分又以
五尺五寸六分爲實旁四幅爲法法除實得每幅一尺三寸九
分轉減旁四幅每幅一尺八寸其餘襵疊四寸一分中八幅上
闊下狹旁四幅上狹下闊幅不皆正而每幅之縫除中縫外幾
無一行可得其正殊失君子大居正之義又曰若用江說改中
四幅正裁旁八幅斜裁如近今婦人裙制亦未始不可中四幅
正裁每幅九寸四幅三尺六寸旁八幅斜裁要中狹頭每幅四
寸五分八幅三尺六寸加中四幅三尺六寸適得要中七尺二
寸下齊闊頭每幅一尺三寸五分八幅一丈八尺加中幅三尺
六寸適得下齊一丈四尺蓋人身腰腹扁圓前後止用四
正幅而襵疊甚微則上下之縫既正卽下齊之圍亦圓矣且要
中半下齊亦備有十二幅之數似較江說稍合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四百二十九終

江陰馮銘
江陰沙從心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四百三十

南菁書院
慈谿林頤山晉霞著

經述三

釋屨履

經注屨履二字易於互譌讀者難之今爲訂定一二以便隅反

周禮屨人掌王及后之服屨爲赤舄黑舄赤繶黃繶青句素屨

葛屨注複下曰舄禪下曰屨古人言屨以通於複今世言屨以通於禪俗易語反與謹案北堂書鈔一百三十六三禮圖曰複底曰舄單底曰履隋禮儀志七履舄圖云複下曰舄單下曰履據後漢明紀注三禮圖曰屨複下曰舄則知書鈔隋志引三禮圖履皆是屨之誤漢鮑宣傳衣敝履空服虔注履猶屨也漢書履爲通語猶周禮屨爲通語卽知此注今世言屨以通於禪屨

又是履之誤注謂古人言禪下者爲屨而複下者亦得通稱爲屨今世言複下者爲履而禪下者亦得通稱爲履則義始可通矣方言四屨履也自關而西謂之屨中有木者謂之複舄自關而東謂之複履履其通語也漢時關西尚存古語禪下爲屨複下爲舄關東則變複舄爲複履而履又爲禪下之通語注云今世言履以通於禪者據後漢都雒陽在函谷關東之方言也漢王莽傳莽受綠韍衮冕衣裳句履孟康注今齊祀履舄頭飾出履三寸後漢王喬傳得一隻舄詔上方診視則所賜尚書官屬履續漢輿服志下顯宗初服旒冕衣裳文章赤舄絇履當依下文作履又云公卿吕下赤舄絇履凡冠衣諸服赤舄絇履崔豹古今注輿服舄以木置履下履者屨之不帶也是漢世言複舄爲履之證其言履通於禪者則兩漢言履猶周禮言屨班范書蠁見不止鮑宣傳一證矣

釋籩豆

周禮天官籩人掌四籩之實注籩竹器如豆者其容實皆四升醢人掌四豆之實後鄭舉籩例豆豆實既得則籩實自知其所以得知籩豆形制者後漢儒林傳序建武五年迺修起太學稽式古典籩豆干戚之容備之於列後漢太學籩豆等形制當依叔孫通禮器制度爲之隋經籍志三禮圖九卷鄭玄及後漢侍中阮諶等撰知鄭君舊有三禮圖即據目驗太學形制參考禮器制度而知也御覽器物四三禮圖豆以木受四升高尺二寸漆赤中大夫以上赤雲畫諸侯加象飾口天子玉飾此圖雖雜

以阮諶等說猶得據三禮鄭注以考其實聶崇義集注舊圖云豆高尺二寸漆赤中大夫已上畫赤雲氣諸侯飾以象天子加玉飾皆謂飾口足也案考工記旊人爲豆高一尺又注周禮及禮記云豆以木爲之受四升口圓徑尺二寸有蓋注籩人及士虞禮云籩以竹爲之口有縢緣形制如豆亦受四升今依聶圖爾雅圖考論三禮舊圖與御覽所引互相校次異同錯出再證以論語泰伯皇疏籩豆并容四升柄尺二寸下有跗史記孔子世家正義豆以木爲之受四升高尺二寸大夫以上赤雲氣諸侯加象飾足天子玉飾則知御覽聶圖及論語皇疏史記正義並云豆高尺二寸獨爾雅疏云高一尺者爾雅疏以考工記旊人爲依據但旊人爲豆崇尺注崇高也又豆中縣注縣繩正豆之柄疏豆柄中央把之者長一尺此疏亦云柄尺似旊人云崇尺單舉豆柄而言加豆口一寸豆跗一寸則共高尺二寸論語皇疏柄尺二寸乃是高尺二寸之誤當據各本以校正也又聶圖云口圓徑尺二寸而爾雅疏云口圓徑一尺其足名鐙中央直豎者名校校徑二寸摠名豆豆

徑尺者爾雅疏以雜記注爲依據禮記雜記下豚肩不掩豆注豆徑尺此疏亦云面徑尺聶圖乃引禮記注徑尺爲圓徑尺二寸顯係聶圖之誤儀禮鄉飲記注鄉射禮臟長尺有二寸曲禮以脯脩置者左朐右末疏臟長六寸曲禮注屈中曰朐臟脯長尺二寸其橫於邊上者屈中止長六寸此又聶圖誤解經文不得爲口徑尺二寸佐證由是知豆其高尺二寸校柄長一尺依爾雅疏則校徑二寸也豆口跗足各高一寸依爾雅疏則口足徑各一尺也而豆口圓徑一尺高一寸已足容四升之實隋律歷志上戴祖沖之考古斛積一千五百六十二寸半其實亦如漢斛積一千六百二十寸斗積一百六十二寸升積二十六寸二以四升乘之得六十四寸八試以豆外圓徑十寸依圓徑求積法得積七十八寸半強減內容四升積六十四寸八餘一十三寸七強爲圓邊及底之積則豆口及跗足各高一尺合校柄共高尺二寸無疑矣邊如豆制惟飾有不同聶圖爾雅疏邊有籐緣本之儀禮士喪士虞禮注豆之飾則御覽聶圖云赤漆中爾雅疏云黑漆飾赤中士喪禮既豆注既白也士虞禮注豆不楬不楬即黑漆飾赤中此據士禮而言他若大夫以上畫赤雲氣諸侯以象飾口足天子以玉飾口足御覽等諸書並同禮記明堂位夏后氏楬豆殷玉豆周獻豆注獻疏刻之天子飾玉又加疏刻而大夫以上畫雲氣諸侯飾象經無明文殆舊圖本之禮器制度與

釋師儒

周禮天官大宰九兩三曰師以賢得民四曰儒以道得民注師諸侯師氏有德行以教民者儒諸侯保氏有六藝以教民者謹案此經九兩統諸侯而言周禮皆王畿官制本不及諸侯其偶有兼及諸侯者注皆別出諸侯字匠人注諸侯謂之徹與此注兩言諸侯同例言諸侯而王畿可知其在漢制則通典職官九漢平帝元始四年改博士師在兩漢時偶一見之史記兩漢書儒林傳所載博士止有博士儒不見有博士師據博士儒而博士師亦可知漢王莽傳中博士諸儒史記儒林傳正義姚承云儒謂博士然漢成紀詔曰儒林之官謂之博士武紀丞相宏請爲博士置弟子員博士爲儒林之官儒爲博士之弟子即知師亦爲博士之弟子約言之得稱博士即知此注師諸侯師氏儒諸侯保氏師儒即師氏保氏之國子約言之亦得稱爲師氏保氏此一例也其云以賢得民以道得民者漢儒林傳博士弟子崇鄉里之化大司徒聯師儒注師儒鄉里教以道藝者此又一例也漢藝文志儒家者流出於司徒之官而劉歆傳有移太常博士書師氏保氏爲司徒屬官猶博士爲太常屬官漢之單言司徒周禮鄭注單言師氏保氏猶劉歆傳連言太常博士此又一例也否則如賈疏說師儒即諸侯師氏保氏夫固臣事諸侯矣禮記儒行何得云儒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耶

釋奄

周禮天官序酒人奄十人注奄精氣閉藏者今謂之宦人春官序守祧奄八人注今之宦者世婦注漢始大長秋詹事中少府

大僕亦用士八人謹案周禮奄是士人之精氣閉藏者後世以奄爲宮者之專稱漢始宦者亦用士人後世亦以宦人爲宮者之專稱詩召旻曾梪靡共篾曾梪皆奄人曾其官名梪梪毀陰者王遠賢者而近任刑奄之人正義寺人閽人與之爲類據周禮秋官掌戮宮者使守內天官序寺人王之正內五人凡屬宮者爲刑奄皆不單稱奄詩箋以曾梪訓奄沿後漢時之通語耳彼周禮天官酒人等職稱奄爲士人與詩稱曾梪爲宮者刑奄自是不同若天官內小臣奄上士四人注云奄稱士者異其賢則此奄爲士人爲奄中之卓卓者稱上士爲士人爲奄中之卓卓則春官世婦每宮卿二人疏云賈馬云奄卿稱卿尤爲士人爲奄之卓卓可知注以漢始大長秋詹事中少府大僕亦用士

八人況之則漢始大長秋等官用士人精氣閉藏者爲宦者之卓卓爲宦者中之賢者又可知既周禮之奄與漢始之宦者皆爲士人精氣閉藏者之賢詎得以後世宮者刑奄稱爲宦者與其數也耶據惠紀宦皇帝而知名者顏注宦律起自武帝此時未有然則以宮者爲宦漢始猶無此律證之續漢百官志大長秋一人本注承秦將行宦者景帝更爲大長秋或用士人中興常用宦者是長秋常用宮者爲宦者始于後漢時在漢始景帝以前固不若是也又志本注承秦有詹事一人位在長秋上亦宦者成帝省并長秋又云其中長信長樂宮署少府一人職如長秋本注皆宦者不常有又中宮僕一人本注宦者本曰太僕中興省太以屬長秋是春官世婦注于太長秋下歷稱詹事中

少府太僕以漢始二字冠之所以別于中興以後不用士人精氣閉藏者爲宦者也周禮酒人等職名爲奄而注訓爲精氣閉藏者文選劉孝標辨命論注韓詩曰采苕傷夫有惡疾辟君曰傷其有惡疾人道不通卽宮者使守內注人道絕之意但宮者因宮而絕此乃因天賦惡疾自然而絕卽近世所稱爲天奄者是也內經素問上古天眞論丈夫二八腎氣盛天癸至精氣溢寫故能有子奄爲天賦惡疾則自少至壯精氣從未溢寫不能有子矣公羊隱元年傳注男子年六十閉房疏男子六十陽道閉藏言閉房者行房之事閉奄爲天賦惡疾則陽道閉藏少壯之時已然不待年至六十閉藏矣所以任爲宮中之奄也又有異者漢書周仁傳陰重不泄張晏注得比宦者人後宮仁有子孫先未得此疾時所生後漢書欒巴傳以宦者給事掖庭後陽氣通暢白上乞退以張晏注例之巴亦有子孫後此疾已愈時所生周仁欒巴與天奄相似而不同巴生于中興以後值宮中常用宦者之日猶以士人給事掖庭則漢始宮中給事之用士人益可見矣漢始宮中給事用士人則周禮奄用士人更不待言故酒人及守祧注並以漢時宦者況奄當論其世知其意勿泥于注沿後漢時之通語而疑爲刑奄也可晉語戚施直鍾邊籜蒙璆禮記王制瘖聾跛躄斷者侏儒百工各以其器食之周公制禮凡廢疾皆有所用奄爲天賦惡疾於酒人等職亦應有所用否則禮記曲禮云刑不上大夫若奄爲刑餘之人何以既刑之後得復使爲卿爲士以異其賢耶

釋奴

周禮載男女之奴易解先鄭釋奴謂今奴婢卽古罪人不易解釋女子之奴爲今侍史官婢又存或說後鄭釋男子之奴易解謹案秋官司厲其奴男子入于罪隸官女爲宮女誤文不易解謹案秋官司厲其奴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舂槀注鄭司農云謂坐爲盜賊而爲奴者輸於罪隸舂人槀人之官也由是觀之今之爲奴婢古之罪人也故書曰予則奴戮汝論語曰箕子爲之奴罪隸之奴也故舂秋傳曰斐豹隸也恥爲奴先鄭破甘誓孥戮汝孥作奴引論語箕子爲之奴借古夏殷時罪人稱奴以證周禮之奴又引舂秋傳斐豹隸也借後世舂秋時罪人稱隸以證周禮男子入于罪隸之奴先鄭但證男子入于罪隸而女子入于舂槀亦舉例可推墨子天志下民之不格者婦人以爲舂酋舂卽舂槀之舂皆先鄭所據男子女子自坐盜賊而爲奴與漢律盜賊子女從坐爲奴婢者古今罪有從輕從重之不同據三國魏志毛玠傳漢律罪人妻子沒爲奴婢隋刑法志載梁律從妻子女妾同補奚官爲奴婢梁承漢律盜賊子女從坐爲奴婢則知先鄭云今之爲奴婢古之罪人者說文女部奴奴婢皆古之辠人許從先鄭用古周禮說以明在漢制從坐子女沒入爲奴婢罪從重在周禮古制則自坐罪人沒入爲奴罪從輕也後鄭改先鄭舊說乃云今謂奴從坐而沒入縣官者男女同名後鄭以爲漢律盜賊子女從坐爲奴婢實卽周禮古制男女之奴明古今罪無從輕從重之分然漢律男子從坐名爲奴女子從坐名爲婢周禮古制則男女

同名爲奴而女奴又分兩種一則有才知者給女酒等事一則
少有才知者給女酒等事之奚故後鄭于天官序酒人注發凡
起例則云女酒女奴曉酒者古者從坐男女沒入縣官爲奴其
少有才知以爲奚今之侍史官婢後鄭以漢時侍史況女酒以
官婢況奚而官婢實兼宮人宮婢之稱漢孝成趙皇后傳本長
安宮人顏注省中侍使官婢名曰宮人漢舊儀下宮人擇官婢
年八歲以上侍皇后以下後鄭止言侍使官婢不兼宮婢宮人
者就沒入縣官言則曰官婢就給事宮中言則曰宮婢又曰宮
人彼侍使又卽宮婢宮人中之有才知者也後漢鍾離意傳詔
賜尚書以下侍史二人注引蔡質漢官儀初學記十一引應劭
儀侍史作女侍史廣韻模部臚下引漢官儀續漢禮儀志下劉注引丁孚漢
官典職作女史漢谷永傳作後宮女史晉天文志上隋天文志

上並云柱史北一星曰女史婦人之微者主傳漏故漢有侍史
唐六典十二石氏星經女史一星侍史爲宮婢宮人之長猶周
婦人之微者疑卽晉隋志所本
禮女酒等給事宮中爲奚之長後鄭故舉侍史以況女酒其餘
官婢卽宮婢宮人少有才知者猶周禮女酒等給事宮中之奚
亦少有才知者後鄭故舉官婢以況奚凡此皆漢律盜賊之文
從坐爲婢與先鄭自坐爲奴者義異後鄭又存或說奚官女爲
宮女誤文雖女酒等仍爲從坐之女奴因其罪輕而爲奚之長
而奚卽宮女則自坐宮刑之罪人因其罪重而爲給事宮中之
奚宋本周禮酒人注或曰奚官女余本以下作宦女乃因疏引
春秋傳宦女而誤後鄭大宰九職注以春秋傳宦女訓臣妾之
妾並非給事宮中之奚則鄭注舊本不作宦女可知矣秋官司

刑注宮者丈夫則割其勢女子閉於宮中若今官男女彼司刑注既謂宮者男女自坐宮刑官男女當作宮內女因知此酒人注官女亦當作宮女宮女即舂官世婦所稱女宮後鄭以女宮訓刑女給事宮中者後漢光武紀下其女子宮注謂幽閉三輔黃圖六禾巷宮中長巷幽閉宮女之有罪者漢呂皇后傳令永巷囚戚夫人令舂永巷為幽閉宮女之獄呂后因戚夫人於永巷以令舂亦女子自坐之罪人卻與先鄭所注司隸女子入于舂稟義合說文女部嫉女皇隸對男子入于罪隸而言其為自坐罪人沒入為奴婢又可知矣他若漢高紀下詔民以飢餓自賣為人奴婢者皆免為庶人嚴助傳贅子如淳注淮南俗賣子與人作奴婢名為贅子三年不能贖遂為奴婢地官質人注人民奴婢也乃因飢餓自賣為人奴婢不得與古周禮說自坐罪人為奴婢及漢律盜賊子女從坐為奴婢者涸

釋家

說文宀部家从宀豭省聲豕古文家以豕得聲偏檢重文不見有古文豕當即叚之壞亙部叚豕也从亙下象其足讀若瑕瑕與豭聲相近叚與豭義又相近叚當即豭之古文小篆依古文作叚又變古文叚作豭許君見篆文有叚豭兩字因而亙部收叚字豕部又收豭字未及歸併亙部為豭即叚之重文者古文家既以叚得聲篆文變古文叚作豭自然以豭省得聲李斯作小篆意趨簡易不顧義理自然以豭省得聲生部豜从生豨省聲豨从豕省豨作豕豜以豨省得聲猶豭从豕省豭作豕家以

貑省得聲也急就篇三簡札檢署槧牘家顏注家伏几說文木部椷木可作伏几顏師古破家爲椷家椷聲相近而通又作爲家諧貑聲得多一佐證矣

釋笑

說文竹部笑此字本闕鉉案孫愐唐韻引說文云喜也从竹从夭李陽冰刊定說文从竹从天據眾經音義二崔笑字林笑喜也字从竹从天聲與李陽冰刊定說文从竹从天同知孫愐唐韻所引乃誤字林爲說文又據大藏音義十五崔笑古今正字云笑喜也說文闕文字釋要云从竹天聲俗從犬誤知孫愐唐韻又誤從竹從天爲从竹从犬華嚴經音義十三戲笑笑字從竹天聲亦是承用字林之文彼說文舊本竹部不應有笑字然說文口部言部注中笑字屢見一部哭大笑也詩曰哭其笑矣也所笑兒喙大笑也言部謔戲也一曰謔笑兒而竹部不收笑字者詩邶終風釋文易曰笑言啞啞喙大笑也啼笑本又作咲俗字也咲既爲笑之俗字則釋文所見說文舊本笑字不在口部而在言部重修玉篇言部訞災也又巧言兒謔說文訞同校曰本殘本玉篇言部謔字書亦祆字災也而訞字已脫則重修本所云訞又巧言兒謔說文訞同乃據完本玉篇訞下舊文知顧野王所見說文本言部有訞字訞下又重謔字訓巧言兒易震笑言啞啞詩衞碩人巧笑倩兮訞謔訓巧言兒乃郎字林作笑之本字本義顧野王所見說文本當不誤也然則說文笑本作訞又重作謔而口部言部注中並作笑何也訞以夭得聲謔又以芙得聲經典既通以艸部芙字爲之注中亦

依經典通用字作芙如我部義已之威儀說文威儀字作義注中亦依通用字作儀此一例也然說文言部訞譑通笑今本皆誤作笑而詩釋文又從口作噍何也漢隸从艸从竹類多淆亂故經典及說文注中皆誤芙作笑而說文口部言部字又類多兩收如口部咷多言也詩曰無然咷咷言部誽多言也詩曰無然誽誽此又一例也至若笑之誤爲笑又誤爲咲俞先生第一樓叢書自課文笑字形聲考考之已詳今又據重修玉篇言部有訞譑字以補說文笑字之闕而訞譑之誤爲笑殆自晉呂忱字林始與

釋酺醵

周禮有酺無醵禮器及注引王居明堂禮有醵無酺依鄭禮注合詩箋義實一事兩稱耳今核其名稱而通釋之周禮族師春秋祭酺注酺者爲人物裁害之神也故書酺或爲步杜子春云當爲酺乎謂校人職又有冬祭馬步則未知此世所云蝝螟之酺與人鬼之步與族長無飲酒禮因祭酺而與其民長幼相獻酬焉謹案史記趙世家惠文王三年大赦置酒酺五日秦始皇紀天下大酺集解服虔曰酺音蒲文穎曰酺周禮族師掌春秋祭酺爲人物裁害之神蘇林曰陳留俗三月上巳水上飲食爲酺漢文紀酺五日文穎注音步漢律三人以上無故羣飲酒罰金四兩今詔橫賜得令會聚飲食五日後漢明紀令天下大酺五日注前書音義漢律三人以上無故羣飲酒罰金四兩今恩詔橫賜得令聚會飲食五日酺布也言天子布恩於天下杜子

春以酺見於周末趙惠文王三年而漢時陳留人謂三月上巳
水上飲食爲酺尙沿周禮春秋祭酺遺俗遂改故書祭步爲祭
酺酺祭於春耕秋收時當是祭蝝螟爲人物裁害之神在杜義
固甚有根據然古書酺或爲步實卽校人職冬祭馬步之步後
鄭猶疑周末趙惠文王時雖已有酺究未知周公制禮之世果
否祭蝝螟之酺抑是校人職祭人鬼之步今本經文不改從古
書作步者從鄭仍宗杜義以蝝螟之酺爲正但禮記等書有釀
無酺說文酉部酺王德布大飲酒也釀會飲酒也漢制酺是詔
賜曠典族師春秋祭酺乃與釀會飲酒相近禮記禮器周禮其
猶釀與注合錢飲酒爲釀王居明堂禮乃命國家釀詩周頌良
耜以開百室箋百室一族也出必共逾閒而耕入必共族中而
居又有祭酺合釀之歡後鄭箋詩擧合釀以足祭酺之義其故
由於州長黨正有飲酒禮飲酒之錢皆官長所供給此之族師
本無飲酒禮特因祭輔而合錢飲酒乃合民間私錢爲之卽禮
器及王居明堂禮所謂釀也漢食貨志上李悝言爲一夫治田
百畝杜閒嘗新春秋之祠用錢三百又卽族師春秋祭酺合民
間之錢爲釀得一佐證劉向列女傳魯母師傳酺釀醉飽則祭
酺合釀自古然矣

釋福衡

漢儒師說解福衡者自毛詩傳以下類皆合爲一物獨後鄭注
周禮封人改杜乃先鄭舊義後鄭亦以舊義爲不易也詩魯頌閟宮夏而福衡傳
合爲一在後鄭乃分福與衡爲二其後箋詩則仍

設牛角以楅之周禮地官封人凡祭祀飾其牛牲設其楅衡注鄭司農云楅衡所以楅持牛也杜子春云楅衡所以持牛令不得抵觸人杜及先鄭宗毛傳義楅言其義衡言其狀合爲一不分爲二再證以說文木部楅下引詩及文選東京賦薛綜注周易大畜集解虞翻侯果注從未有如後鄭分楅與衡爲二物者故後鄭閎宮箋云楅衡其牛角爲其抵觸人亦仍改從毛傳等舊義而周禮封人注云爭謂楅設於角衡設於鼻如楅狀楅設於角卽毛傳等楅衡舊義其狀易曉衡設於鼻如楅狀此義乃後鄭所倡賈疏猶未詳其狀今補之曰說文木部楅木可作伏几急就篇三簡札檢署槧牘家顏注家伏几家卽楅之借字伏几之狀無明文可攷今就衡設於鼻以揆其狀則說文木部桑牛鼻中環眾經音義四牛桑說文謂牛鼻環字書桑牛拘今江以北皆呼牛拘以南皆曰桑又十二埤蒼云桑一名牛拘衡設于鼻封人所飾牛牲之鼻實卽牛鼻環之桑一名牛拘者蓋如楅爲伏几之狀而牛桑狀如半環彼楅狀亦從可推矣

釋紼紖

眾經音義十五挽紼古文紖二形同謹案周禮古文字作紖禮記多今文字乃變紖作紼周禮地官封人置其紖注鄭司農云紖著牛鼻繩所以牽牛者今時謂之雉與古者名同爲謂紖字當以豸爲聲禮記祭統君執紼注紼所以牽牲周禮作紖漢時禮家見禮記等書紖皆作紼或遂强紖以就紼音如周禮釋文所載紖本作紼持忍反卽是漢時舊讀所遺故後鄭以紖諧

豸聲從先鄭讀緣爲雉謂緣字當以豸爲聲也方言六紕繹督
雉理也郭注言正理雉與紕繹皆繩類故先鄭訓緣爲牛鼻繩
方言訓雉爲理者牛鼻繩著於紮紮或作棬呂覽重己引其棬
而牛恣所以之雉是牛鼻繩卽爲正理牛牲之物理猶治也故
先鄭訓爲所以牽牛者雉緣通用先鄭謂其名同後鄭并謂其
聲同與緣紛名同而强緣以就紛音者又自不同證之漢馮奉
世傳贊申生雉經禮記檀弓上申生受賜而死注旣告狐突乃
雉經正義雉牛鼻繩晉語申生乃雉經於新成之廟檢韋注不
訓雉爲牛鼻繩疑正義承用漢馮奉世傳贊舊注義爲今本顏
注所刪削者淮南說林訓高注申生雉經晉不絕繩則舊注雉
訓牛鼻繩爲緣雉通用又得一證矣

五齊三酒攷

周禮天官酒正辨五齊之名注爻謂齊者每有祭祀以度量節
作之據眾經音義十七蒼頡篇醪有滓酒說文酉部醪汁滓酒
也漢世造醪法汁滓未沸亦是度量節作之意故後鄭舉宜成
醪恬酒鄭白下酒造清等醪法以況五齊渾言之則醪亦稱酒
析言之則酒清而醪濁泛齊最濁醴齊次之盎齊又次之緹齊
又次之沈齊較清而醪法汁滓未沸仍爲酒之濁者也今條列
五齊如左

一曰泛齊注泛者成而滓浮泛泛然如今宜成醪謹案醪出於
宜成者爲最濁文選張景陽七命注張華輕簿篇宜城九醞酒
蒼梧竹葉清與疏引曹植酒賦並以宜成與蒼梧對舉據釋名

釋飲食韓羊韓兎韓雞出韓國所爲猶酒言宜成醪蒼梧清之屬則宜成是地名宜成出酒因以宜成爲酒名書鈔一百四十八傳元七謨名酎出於咸陽甘醪貢於宜成但漢地理志濟南郡有宜成續漢志已省南郡有宜城至晉志猶存諸家所稱宜成醪當出南郡宜城也其所以得況泛齊者釋名汎齊浮蟻在上汎汎然文選張平子南都賦酒則醪敷徑寸蟻浮若萍醪酒有滓故有蟻蟻浮在上若萍狀汎汎然與泛齊義取泛泛然同故舉以相況

二曰醴齊注醴猶體也成而汁滓相將如今恬酒謹案初學記二十六御覽飲食一禮記外傳並引此注恬酒作甜酒恬甜古今字呂覽重已注酒正二曰醴齊醴者濁而甜耳文選左太沖魏都賦甘露如醴李注鄭玄周禮注醴今甜酒漢時甜酒或稱甘醴文選張平子南都賦酒則九醞甘醴注韓詩曰醴甜而不沛也甜酒又或稱甘醪後漢樊儵傳野王歲獻甘醪注醪醅酒汁滓相將也疏引曹植酒賦宜成醴醪醴亦是醪法而汁滓相將較宜成醪之醴味尤甜野王所獻甘醪實即南都賦魏都賦之甘醴釋名醴齊醴體也釀之一宿而成體有酒味而已也呂覽重已注醴者以蘗與黍相體不以麴也漢楚元王傳顏注醴甘酒也少鞠多米一宿而熟不齊之皆足爲醴成體汁滓相將之佐證

三曰盎齊注盎猶翁翁然蔥白色如今鄭白謹案初學記二十六引此注作鄭白酒御覽飲食一禮記外傳依釋文

改爲白醝酒釋文鄭白卽今白醝酒宜作醝假借也今疏
云漢時蕭何所封南陽地名鄭與釋文鄭爲假借不合然書鈔
一百四十八魏武帝上九醞酒奏臣故縣令南陽郭芝有九醞
春酒孫詵三公山下禊賦九醞白醝則知南陽郭芝有九醞春
酒實卽南陽鄭縣所出白醝酒白酒出鄭縣遂以鄭白酒爲酒
名後世嫌鄭是縣名又別造醝字雖與鄭聲不相近例以大宗
伯注祼之言灌此兩部乃漢韻通轉古文苑十三班固十八佞
銘文昌四友漢有蕭何序功第一受封于鄭鄭與何叶釋文鄭
音在何反與漢韻恰合五經文字酉部醝酒名在何反周禮注
作鄭漢封蕭何在南陽郡鄭縣白醝酒亦出南陽郡鄭縣自不
得以漢志沛郡鄭縣說文邑部鄭作鄚强就醝音轉致失實也

衆經音義九通俗文白酒曰醝醝酒葱白色注云盎猶翁成而
翁翁然乃肰其酒之葱白色釋名盎齊盎溶也溶溶然濁色也
淮南說林訓猩醨之美注周禮醨齊醨讀貹貹之貹當作醨讀
貹貹之貹御覽飲食十四釋名生濡葱薤曰貹言柔滑貹貹然
也翁翁卽溶溶又卽貹貹古者形況字借聲近者爲之無義例
也

四曰緹齊注緹者成而紅赤如今下酒謹案初學記二十六引
此注下酒作若下酒書鈔一百四十八吳地記長城故屬烏程
太康十年分爲五縣若下出美酒初學記鄒陽酒賦其品類則
烏程若下文選張景陽七命荆南烏程卽烏程若下酒然則注
所舉以況緹齊者當指此矣今疏本下酒上脫一若字釋文云

曹床下酒古書無可證引唐六典十五良醞令之職備載汎齊
醴齊醽齊醍齊沈齊或者唐制以曹床下酒爲醍齊而御覽飲
食一引禮記外傳係唐成伯璵所著其云色在白赤之間亦是
據月驗唐制言之若注所舉以況緹齊者成而紅赤不得有白
色相兼衆經音義十四通俗文酪酥謂之飥餬律文作醍字書
醍酒也周禮四曰醍齊近世梁處士阮孝緒作文字集略有醍
醐二字然據證類本草獸部酥陶隱居云佛經稱乳成酪酪成
酥酥成醍醐醍醐色黃白則醍醐既爲牛羊乳酪酥所成不得
以醍醐色黃白與周禮緹齊混爲一物釋名緹齊色赤如緹與
注成而紅赤同義漢時若下酒之色或應類是
五曰沈齊注沈者成而滓沈如今造清謹案造縹聲相近造清

當卽縹清疏引曹植酒賦蒼梧縹清是也文選曹子建七啟春
清縹酒注縹綠色而微白張景陽七命注張華輕簿篇蒼梧竹
葉清言竹葉者亦狀其色之縹綠賈思勰齊民要術七作白醪
酒法黍浮縹色上便可飲黍之清汁縹色上浮則其滓下沈釋
名沈齊濁滓沈下汁清在上注舉造清以況沈齊殆是蒼梧縹
清與

酒正又云辨三酒之物三酒與五齊對言五齊旣是醪法則三
酒是汁滓之已沛者可知後鄭以釋酒酋久白酒中山冬釀等
酒法況事酒昔酒清酒但以時之久暫爲別耳今復條三酒如
左

一曰事酒注酌有事者之酒今之醳酒謹案史記淮陰侯傳饗

士大夫醳兵集解劉逵曰醳酒也御覽飲食一禮記外傳事酒一名醳酒新成者酌飲有事釋名事酒有事而釀之酒漢時醳兵用醳酒亦是酌飲有事之義初學記二十六鄒陽酒賦流光醳醳言新成醳酒醳醳然有流光此注所稱醳酒乃酋白酒之新成者

二曰昔酒注今之酋久白酒所謂舊醳者也謹案說文酋部酋繹酒也繹酒卽醳酒酋爲醳酒久則爲舊醳之酒方言一白河以北趙魏之間久熟曰酋釋名醳酒久釀酉澤酉澤當作酋繹與說文同義文選左大沖魏都賦肴醳順時注禮記注舊醳之酒謂昔酒御覽飲食一禮記外傳昔酒久成而色白謂舊醳之酒又二魏略太祖禁酒而人竊飲之以白酒爲賢人清酒爲聖人注云酋久白酒當卽魏略所稱白酒也前條鄭白酒是醪法有滓不沛此則酋久色白乃沛之而成酒者

三曰清酒注今中山冬釀接夏而成謹案書鈔一百四十六袁子正論中山清酤初學記二十六晉張載酃酒賦中山冬啟文選張平子南都賦酒則十旬兼清注十旬蓋清酒百日而成也漢書音義晉灼曰百日之米酒中山清酒自冬釀接夏而成已經百有餘日較酋久白酒而更久其色則變白爲清矣文選曹子建七啟春清縹酒注引此注爲縹清佐證其實曹植酒賦縹清與醴醪對舉縹清亦是醪法與此清酒不同

土圭測土深攷一

周禮地官大司徒以土圭之灋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

則景短日北則景長日東則景夕日西則景朝注晝漏半而置土圭表陰陽審其南北東西凡日景於地千里差一寸謹案周髀算經上夏至日晷一尺六寸正南千里一尺五寸正北千里一尺七寸淮南天文訓欲知天之高樹表高一丈正南北相去千里同日度其陰北表二尺南表尺九寸千里陰短寸淮南根據周髀因有千里差一寸之說周髀算經上李淳風注宋元嘉十九年歲在壬午遣使往交州度日影夏至影在表南三寸二分太康地理志交趾去洛陽一萬一千里陽城去洛陽一百八十里交趾西南望陽城洛陽在其東南較而言之陽城去交趾近於洛陽去交趾一百八十里則交趾去陽城一萬八百二十里而影差尺有八寸二分是六百里而影差一寸況復人路迂迴所較彌多又未盈五百里而差一寸千里之言固非實也據此知千里差一寸其說昉自周髀淮南至宋元嘉以後已知其說之不實再以今時憲術依次推之自其地景〇寸至一寸景二寸至二寸景二寸至三寸景三寸至四寸景四寸至五寸景五寸至六寸景六寸至七寸景七寸至八寸景八寸至九寸太陽兩高弧較四十三分約一度二百里化作一百四十三里強而景差一寸景九寸至一尺景一尺至一尺一寸景一尺一寸至一尺二寸景一尺二寸至一尺三寸景一尺三寸至一尺四寸太陽兩高弧較四十二分化作一百四十里而景差一寸景一尺四寸至一尺五寸景一尺五寸至一尺六寸太陽兩高弧較四十一分化作一百三十七里弱而景差一寸然則千里差

一寸與一百四十三里强差一寸一百四十里差一寸一百三十七里弱差一寸相去甚遠卽使古里小而今里大亦不應相去至八九倍之遠鄭君當後漢時麻學尚疏此亦時使之然矣

土圭測土深攷二

大司徒又云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注鄭司農云土圭之長尺有五寸以夏至之日立八尺之表其景適與土圭等謂之地中今潁川陽城地爲然謹案續漢郡國志潁川郡陽城水經潁水東過其縣南注周公以土圭測日景處顧處士方輿紀要引登封縣志陽城廢縣故城中有測景臺周公立土圭測景漢唐皆因之卽疏所云古跡猶存也漢陽城縣故城在今河南府登封縣東南三十五里丁長沙依內府輿圖經緯度作

度里表登封縣北緯三十四度二十九分據泰西侯失勒談天卷末所附天學常用數咸豐九年黃赤大距二十三度二十七分二十七秒三八顧金山九數外錄天重學記黃赤距古大今小約百年差四十八秒每年差○秒四八今以咸豐九年依疏義上推周公攝位四年而周之紀年依漢志大統厤得積年二千九百七十一與○秒四八相乘得一千四百二十六秒○八收作二十三分四十六秒○八加咸豐九年黃赤大距二十三度二十七分二十七秒三八得周公攝位四年黃赤大距二十三度五十一分一十三秒四六轉減登封縣北緯三十四度二十九分餘十度三十七分四十六秒五四轉減象限九十度餘七十九度二十二分十三秒四六卽周公攝位四年夏至午正

太陽高弧乃與先鄭注夏至立八尺表其景適與土圭尺有五
寸等較其高弧度分秒則以景一尺五寸爲一率表八尺爲二
率半徑一千萬爲三率求得四率正切五千三百三十三萬三
千三百三十三檢八線表知太陽高弧七十九度二十二分四
十九秒二三減所推太陽高弧七十九度二十二分十三秒四
六餘三十五秒三七轉減登封縣北緯三十四度二十九分餘
三十四度二十八分二十四秒六三卽周公測景處北緯以一
度二百里約之在今登封縣南二里許唐會要四十二儀鳳四
年五月姚元辯奏於陽城測景臺依古法立八尺表夏至日中
測影尺五寸正與古法同唐儀鳳四年卽調露元年上距周公
攝位四年得積年一千七百九十一年而日景差數猶不之覺
益信陽城廢縣故城中有測景臺必非周公測景古跡矣周髀
算經上李淳風注周禮夏至影尺有五寸馬融以爲洛陽鄭斗
以爲陽城果使陽城測景臺是周公古跡馬季長不應改先鄭
注陽城爲洛陽且先鄭明云今潁川陽城地爲然顯係測景臺
爲漢時所造周髀算經上李淳風注劉向洪範傳夏至影一尺
五寸八分與周禮尺五寸不合知陽城測景臺不昉自西漢而
昉自東漢續漢律厤志下晷景夏至尺五寸與周禮合天文志
上劉注張衡靈憲用重勾股縣天之景薄地之義然則陽城測
景臺當是東漢張衡等測景古跡與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四百三十終

江陰馮 銘
江陰沙從心 校